整風參攷材料

論王實味的思想意識

著者 范文瀾 羅邁 張如心 艾青 溫濟澤

新華書店出版

論王實味的思想意識

范文瀾著

新華書店出版

論王實味的思想意識

目錄

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

范文瀾

（一）有了立場才有動機

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巧相反，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因此，一個生活在某一階級裏的人，他必定保有與本階級適應的意識。這個意識，就是他的階級意識，也就是他的階級立場。在這個立場上接觸客觀事物，內心發生思維，就是動機，表現出來，就是言語行動。一切所謂是非善惡光明黑暗合理不合理等等都是站在一定的立場上來判斷的。同一事情，在這個立場上看來是是的善的光明的合理的應該這樣做的，在相反的立場上看來卻是非的惡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不應該這樣做的。例如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看封建制度或資本主義的制度，觀點完全相反。剝削者不會有推翻封建制度或資本主義的動機，反之被剝削者也不會有擁護封建制度或資本主義的動機。

（二）兩個我在我們頭腦中鬥爭着

當我們這一類所謂知識份子沒有參加共產黨以前，我們只有一種意識，即小資產階級意識，只有一個立場，即小資產階級立場。因此，我們頭腦中只有一個我存在着。等到我們參加共產黨以後，由於鍛鍊的不夠深入，我們的頭腦中有兩個我存在着鬥爭着。一個是無產階級意識的新我，一個是小資產階級的舊我。當新我統治頭腦的時候，立場是無產階級的，言語行動的動機也就是適合於無產階級利益的（因知識、能力、經驗的缺乏，把事情做壞，動機仍不失爲好的）。反之，當舊我伺隙復辟，篡奪統治權，在頭腦中發號施令的時候，立場是小資產階級的，言語行動的動機也就是適合於小資產

階級利益的了。在同一時間處理一個問題上，頭腦中只能存在着一個統治者，不是新我就是舊我。隨舊我復辟，總是在新我不自覺的時候。新我一自覺，舊我即隱伏；新我一疏忽，舊我又復辟，舊我確是最兇頑的仇敵。所以，我們雖是共產黨員，卻常常表現出違反無產階級的言語行動，原因就在於這些言語行動的動機，不是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而是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的。所謂「立場錯誤，動機還好」的說法，用之於一個覺悟的共產黨員，我不敢贊同，因爲適合於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動機，雖然是不自覺的，或主觀上以爲對黨有利的（這時候所謂黨，實際已模糊成小資產階級幻想的黨），在無產階級立場看來，無論如何不能承認它是好的，至多可以原諒他不是有意損害或破壞黨。不是有意損害或破壞黨，這自然不等於動機好。

因此，我們要時時警惕，刻苦鍛鍊我們的意識，成爲眞正的完全的無產階級意識，澈底剷滅殘留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不讓有伺隙復辟的機會。我們新黨員都有決心這樣做，而且一定可以做好。所以我們的前途是有無限希望和無限光明的。

（三）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

說明了以上兩點，我們就可以進入本題了。

王實味同志是一個共產黨員，可是他的思想意識卻集合了小資產階級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齊一動作、個人自私自利主義、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平均主義、自由主義、極端民主主義、流氓無產階級與破產農民的破壞性、小氣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實味同志意識中各色俱全，應有盡有，不折不扣，幾乎使人難以置信。但根據中央研究院最近所開的幾次座談會上許多同志負責的報告及說明，又確使人深信而不容置疑。尤其危險可驚的是王實味同志意識中含有濃厚的剝削階級意識，王實味同志如不心服，請讀劉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之舉例」第四條（文件十七頁）那一段話替王實味同志思想意識照了一張最好的相片，眞是維妙維肖。

因爲王實味同志有着這樣頑強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從他的言語行動中實際上處處表現反黨的動機。例如我們黨要求發揚三風，他卻實際上要求發揚邪氣；我們黨要求全黨團結，他卻實際上要求全黨分裂；我們黨要求服從紀律，他卻實際上要求破壞紀律；我們黨要求民主的集中，他確實際上要求極端民主化；我們黨要求黨員互信互助，他卻實際上要求互相仇視；我們黨要求表彰革命光明，他卻實際上誇大個別缺點，指爲全面黑暗；我們黨要求坦白誠實，大公無私，他卻實際上要求玩弄陰謀，挑撥離間；我們黨要求嚴正的自我批評，他卻實際上要求狡詐的自我掩飾。說實際上，就是說，王實味同志雖然口頭上文字上並沒有也不肯承認這些，但事實是如此的。總之（因爲指不勝指），王實味同志的要求，與我們黨的要求沒有絲毫相同而且處處立在針鋒相對的地位。因爲我們黨是偉大的强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而王實味同志强烈的企圖把我們黨改造成合乎他所幻想的反共產主義的宗派，還是何等滑稽的癡夢！於是王實味同志悲觀了，失望了，憤怒了，怨恨了，咆哮了，發狂了，把革命的光芒萬丈看作漆黑一團了。他確實在激昂慷慨，他確實在痛哭流涕，他確實在用盡心機，他確實在進行活動。他還一切爲了誰的利益呢？當然不是爲我們黨，而是爲他個人，爲他所幻想的反共產主義的宗派。

王實味同志的頭腦中，徹頭徹尾盤踞着一團濃厚的可驚的反黨意識，因此，一切言論行動的動機都是惡劣的，含有毒素的。直到今天止，王實味同志絲毫不肯反省自己的錯誤，相反，他仍堅持自己的動機是善良的，言論是正確的，合於眞理的，任何指示和忠告，他一概採取應付敵人的狡猾手段，妄冀爭取[illegible]偉的「勝利」。甚至有人告訴他「野百合花」已被反共份子利用，廣爲宣傳，作爲反共工具時，他處之泰然，毫不動心，反强調着「我不說，他們——指反共份子——也會說」的理由，拒絕對黨應負的責任，僅僅從這一點看來，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已與反共頑固份子膠漆同化，一樣頑固，一樣黑暗。他頭腦中的「新我」若曾存在過一個短時期，也早被「舊我」吃光了。因之在組織上他雖然還是我們的同志，在口頭上他雖然還是一片「無產階級立場」，但在思想上，他確是我們的敵人了！

(四)在「野百合花」上證明王實味同志是我們的思想敵人

幾十堆就是了幾棵小小的野百合花，不經意的看去，似乎也還有幾分姿色，仔細一研究，原來枝枝葉葉都充滿着要人性命的毒汁。我和旁的好幾位同志，由於自己的鑑別力和對王實味同志的了解不足，在才看到王實味同志的「野百合花」一文的時候，還覺得寫得不那麼壞，或至少動機是不那麼壞的。到了後來，隨着對於整風文件的研究和對王實味同志眞相的認識，才發現王實味同志製造這幾棵野花，曾是煞費苦心的，我願意把他揭發出來，和同志們共同來商量一下。

「前記」——作者竭力描寫了大革命時代李芬同志在殘忍、血腥、齷齪、黑暗的舊社會裏，英勇地爲革命犧牲了生命，又描寫了當時的現實，抗日戰場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爲革命犧牲生命，他的目的都是爲了在這兩段話中間，輕輕插入「歌轉玉堂春，舞迴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一句諷刺話。革命模範根據地的延安，在作者烘雲托月的手法下，引起讀者強烈的反感，感覺到延安是一群驕奢淫佚毫無心肝的陳叔寶們在盡量享受革命的果實，多麼可憎的一群陳叔寶們啊！過去的和正在戰場上的無數的爲革命犧牲的同志們多麼冤枉和不值得啊！照王實味同志的想法，延安沒有改變成適合他的幻想以前，活着的同志們應該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跡來反對延安，在前線戰鬥的將士們應消極厭戰跟着王實味同志來反對延安，因爲除了王實味同志把他們當作「親愛的同志」外，一群陳叔寶們早把他們忘掉了。

「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如果王實味同志有膽量敢於證明自己不是造謠，我願意請他證實指定兩位女同志在「丈多遠」「低聲而興奮地談着話」，王實味同志「放輕腳步凝神諦聽着」，試驗他是否能夠聽得這樣首尾完整一字不誤。照一般人的聽覺能力，我敢斷定王實味同志這一段話不少是出於捏造的或加油添醬的。就算全部實有其事，王實味同志有什麼本領能證明他們的談話不是出於無知的誤解或惡意的曲解呢？顯而易見的，王實味同志是無條件的同情和信任這「兩個女同志」的，而且爲了把延安描寫成陰氣森森，毫無自由的可怕地方，他還特別宣傳這「兩個女同志」即在昏暗中也不致

用普通聲音而要用低沉的聲音講話。

王實味同志自以爲手法很高明，借「兩個女同志」的談話，把全延安（「到處烏鴉一般黑」）與有一切領導者（「大頭子小頭子」）描寫成那樣冷酷殘忍，那樣專制兇惡，首長的可惡，甚至下級同志害病時寧願孤獨無聊，不願見他們的面。照王實味同志的想法，自然應該把一切革命理論和工作連同所有領導者都看作「屁」同樣的東西了（「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

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作者是大費苦心的，不然，何必加上兩句「也許」呢？但既認爲「有鏡子的作用」，而這鏡子又明明照出上級對下級「沒有一點愛」，「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那末，王實味同志何必多費兩個「也許」的墨汁啊！

「碰「碰壁」」——王實味同志看清楚了某些青年存在着思想意識上某些弱點和不滿，認爲有機可乘，大大恭維一番，甜言蜜語，着實有些肉麻。什麼「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胆的說。」照王實味同志的想法，青年是有足够的「先知先覺」的能力的，不但不需要什麼領導，而且應該大胆的來向領導者衝鋒（「碰壁」），應該領導那些沒有感覺沒有勇氣沒有良心的「領導者」。他把青年描寫成是僅僅「到革命陣營裏來追求愛和熱」，「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的可憐蟲，得不到的話，應該「忍不住」發泄牢騷」，揭露「延安的醜惡和冷淡」，王實味同志口口聲聲替青年說話，原來是替某些落後的青年說話；口口聲聲對青年同情，實際是對大多數革命青年加以極端的侮辱。

「「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本篇對於題目裏所說的三句話，絲毫不加分析，只在一味煽動讀者的反感。在他的筆下，彷彿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必然性，事情也並沒有什麼大小（「天塌得下來和天塌不下來」）之分，所有這些，都是一些罪孽深重的「領導者」們編出來騙小孩子的。我老實勸勸王實味同志吧，他們的絕大多數在黨領導下，立場是正確的，工作是積極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稱氣小、你爲了要推翻他們的「統治」，也不應該故閉着眼睛說話，他們竟究在什麼事情上「掩護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在我們黨內，造謠中傷是絲毫不會發生作用的，我也來一

句：「「言必成熱愛」的「大師」開嘴」吧！

「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王實味同志曾用全力要求「特別研究員」名義，吃小厨房，穿幹部服，他提出要求的理由是：爲黨翻譯過一二百萬字的書。有這樣的功勞，所以與「炊事員同志」以及普通研究員應該待遇不同，以示區別。當他爲本人着想時，的確不談平均主義。但在企圖反對「首長」（注意！首長加引號，與稱上級爲「異類」，這是何種意義？）破壞組織的時候，他確巧妙地運用了平均主義這一武器。他知道直接搬用平均主義來是一定吃不開的，他把平均主義搖身一變成爲相反形貌的「等級制度」，這是人人憎惡的封建名詞，他製造出來硬套在我們黨的頭上，企圖誘起某些落後的人來反對所謂「等級制度」，反對的結果，必然助長了平均主義。

總括「野百合花」的實質所在，就是企圖號召某些落後的青年起來反對黨、破壞黨，使中國共產黨改造成爲適合王實味同志所幻想的宗派，而他高高在上當一名「大頭子」。

（五）兩面鏡子

王實味同志曾揑造一面假鏡子，我現在送他兩面眞鏡子，請他好好的正對着鏡子照一照。

第一面鏡子：劉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文件二九頁）說：「想一切方法利用與擴大我們黨內一些錯誤、缺點及不好的東西，來達到破壞我們黨的目的，這是黨外敵對我們黨的人們及黨內暗藏的奸細與托派份子所採取的。」——這面鏡子請王實味同志照一下。

第二面鏡子：聯共黨史三一七頁說：「托洛茨基份子首先就來攻擊黨的機關。他們懂得：黨沒有堅固的黨的機關是不能生存和工作的。反對派份子企圖動搖這個機關，破壞這個機關，企圖把黨員和黨機關對立起來，把青年和黨底老幹部對立起來。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着重指望着學生青年，指摘黨內未知道黨與托洛茨基主義鬥爭歷史的年輕黨員。爲要取學生青年起見，托洛茨基曾去諂媚他們，稱他們爲「黨的最可靠的風雨表」，而同時又宣稱說：老的列寧的前衛是在蛻化着。他以卑陋鱗鱗的神情，指着那些已經蛻化的第二國際首領們來暗示說老的布爾塞維克的前衛，也是向着這條道路走着

。托洛茨基是用這些說黨陷於蛻化的叫喊，來企圖掩護自己本身的蛻化以及自己的反黨陰謀。」這面鏡子請王實味同志照一下。

我希望王實味同志照了以後，有一小部份不大很像才好。

我更希望王實味同志照了以後，取去自己的假面，改造自己的頭腦，糾正反黨的言行，變成一個具有共產黨員氣味的同志。

四二年六月二日寫

澈底粉碎王實味的托派理論及其反黨活動

——在中央研究院鬥爭會上的發言——

張如心

研究全所意識大會議中大多數同志與王實味的反動思想及其反黨活動作鬥爭底布爾塞維克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表現着研究院的同志們自黨中央領導的整風運動以來，不容忽視的極大的進步。王實味的確在我們黨內外有意識有計劃的散佈了一套反動的思想，這種思想就其實質而言，是托洛斯基主義的，然而它在外表上以巧妙的偽裝粉飾着，這次會議中許多同志坦白的承認過去曾經受過他的影響，現在回過頭來堅決和他的思想及反黨活動作鬥爭，這一教訓，對於研究院全體同志，全延安的青年，甚至全黨，都有重大的意義。

（甲）王實味提倡了什麼反黨的思想？

我認為王實味的思想有三個要點，這就是：人性論、蛻化論、極端民主主義與平均主義。這些思

想表現在他的「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以及他在研究院的活動中間。

首先來說他的人性論。人性論是把人性抽象化，把它曲解成為超時空超階級的絕對概念。第一個人在王實味看來有兩種毫不相聯繫的本質：一種是當作人的人性，另一種是當作政治上的人、他在研究院牆報上曾寫過他的骨頭分為兩種：一個是做人的骨頭，顯出了解他的人和接觸他的廣大群衆來鑑定，一個是黨員政治上的骨頭，要由中央組織部來鑑定。從這一抽象唯心主義出發，他使用了許多名詞，如政治、藝術、光明、黑暗、溫暖、愛、硬骨頭、軟骨頭等，都與人性一樣是沒有具體的階級內容的。「政治家、藝術家」一文把王實味這種觀點有系統的表現出來了，他在該文中把改造社會制度與改造人的靈魂（即人性）截然分開，把人抽象地了解成為脫離社會而孤立的怪物，同時改造何種制度及何種人也沒有具體說明，還是人性論的發揮。論及政治家與藝術家的任務時，他認為前者偏重於改造社會制度，後者偏於重改造人的靈魂，前者是革命物質力量的指揮者，它對事更看重，後者是革命精神力量的激發者，它對於人更求全等等。這裏他把精神與物質、人與事機械的分開，把政治與藝術描寫成為毫不聯繫的東西，並且究竟政治家與藝術家是屬於何種階級也沒有具體的說明。這也是人性論的發展。其他問題也是如此！

王實味這一「社會哲學」是十足反馬列主義的，它與我們黨的科學觀點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稍有常識的同志都知道社會是由各種不同的階級組成的，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前者與後者因階級利害的不同而尖銳的對立着，並且經常發生鬥爭。因此沒有一般的抽象的人性，只有具體的階級的人性，階級不同，人性便各異。剝削階級的所謂人性，就是殘酷的搾取被剝削階級並血腥的鎮壓他們的反抗，以維持自己的統治；被剝削階級人性則相反，它堅決的反抗剝削者的統治，要求改造社會制度，解除自己的痛苦、被剝削階級中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農民及知識份子下層）的人性也不一樣，例如前者需要有組織有紀律的集體行動，後者則容易發生散漫的無組織的個人主義。一個階級中間也有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之分，前者通常組織政黨以代表及體現該階級的利益，政黨內部由於工作經驗及政治水平不同，又有領導者與普通黨員之分，領導者中又有黨的領袖。例如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中國

失掉了，它是中國無產階級及人民的利益[illegible]，也就是[illegible]階級人性的結晶。所謂無產階級政策，也就是指建一政黨的[illegible]，依照正確的馬列主義的理論和工作方法，並組織全黨的力量，團結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方針及步驟。以人民中華的政策[illegible]，政治是階級的集中表現，因此政治家的任務就是去領導一個革命和有利於進行的力量來達到根本改造社會制度的目的，因此它不但要改造社會制度，而且同時要改造人的思想，這兩者是不可分離的。後者並且是前者的必要條件。如謂政權[illegible]三原是思想的改造，同時也[illegible]社會制度徹底的改造成功。藝術是一種意識形態[illegible]鬥爭的武器，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戰士，他們以藝術作為思想上的武器服務於一定的階級，在[illegible]上，藝術運動是整個政治運動中必要的組成部份，先進藝術家不能獨立地進行人的思想的啟蒙和改造，它必須接受先鋒政黨的領導，並積極的參加到改造社會制度的鬥爭中去，與人民打成一片，才有可能完成當前的任務。

藝術還是我們對於人性、政治、藝術、政治家與藝術家這些概念的了解，這些都是早已被日常政治生活證實了的常識真理。然而王實味卻超出於階級之外去談其人性、政治家與藝術家……並且企圖通過一人性論[illegible]我們的黨[illegible]改造黨（？）的思想基礎，這是他[illegible]的[illegible]。用（？）王實味通篇人性[illegible]上是反動的托洛斯基主義的思想，說明他的托洛斯基主義的[illegible]並不是階級鬥爭的表現，而是超階級的人性的[illegible]發揚。在托洛斯基主義者[illegible]所以是「反動」力量[illegible]自私自利的人性不良（？）的[illegible]人性（？）[illegible]，在藝術領域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法則根本不適用，因[illegible]階級的[illegible]抹殺[illegible]政治上領導的必要。托[illegible]「人性論」[illegible]進行反黨[illegible]思想大林[illegible]。王實味這一托洛斯基主義者[illegible]一樣[illegible]人性如何純良（？）[illegible]），並無[illegible]「人性論」（？）進行反黨活動。

人[illegible]，他[illegible]拿起「武器來破壞我們的黨[illegible]」[illegible]

社會哲學」而製造出來的反黨的政治論據。什麼是蛻化論的實質？這就是說我們的黨首先是黨的領導骨幹「既經蛻化了，變質了」、「黨內黑暗勢力佔了支配地位」、「黨既經成了功利主義的政黨」、「黨的領導幹部既經公然剝削壓迫黨內群衆了」。例如他在「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中描寫我們黨內黑暗的社會這樣說：「舊的東方則社會盡黑暗，舊中國是一個膿瘡血，充滿着骯髒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我們（這裏是指我們的黨——如心註）也不能例外」，尤其是由於統一戰線的關係，「使我們（同上——如心註）要沾染上更多的骯髒與黑暗」。批評到我黨的政治家時，他說：「除非偉大的政治家，總不免多少爲自己的名譽、地位、利益……使革命受損害」，因此他提出「必須嚴防那種無能補鼠子擅長捉鷄雞的『貓』」，這就是說黨的領導者（政治家）既經腐化了，也不去捕鼠子而專門來捉鷄雞。剝削群衆摧殘青年了。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一文中把延安及機關情況描寫得更加漆黑一團，例如他說：「延安既經是在歌轉玉堂春，舞迴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以個他風車醜了低造了兩位青年女同志的謠話。把黨污衊了一頓說：「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到處烏鴉一般黑，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他對於別人沒有一點愛，要做群衆工作非鬥合不可。他又說：「延安的關係冷淡……等級制度嚴重地存在着……首長看物件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級對上級感覺他們是異類」。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不僅黨的領導者和首長幹部都是天下烏鴉一般黑，都成了異類。所謂異類就是蛻化了，變質了的黨員，延安既已成爲醜惡骯髒，漆黑一團的地方了。他最近在中央研究院還公開污衊「黨已經成爲功利主義的，連黨的領袖也在內」，甚至說：「黨的領導者剝削群衆了」。結論怎樣呢？他的結論就是要重新改造和建設黨，重改造和建設黨的任務不能由政治家擔任，因爲政治家既經蛻化了，應該由「藝術家」即他自己和他同道的人來擔任。所以他在「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中以「真摯的赤誠和熱望」向藝術家發出「緊急的號召」：「更好的擔負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吧！首先針對着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陣營進行工作………它不僅決定革命的過渡，也關係革命事業的成敗。」是呀！黨既經蛻化了，不重新改造黨，革命事業就會失敗呀！還不是蛻化論是什麼？

王實味這一蛻化論是他最毒辣最帶有危險性的政治思想，這是他用來進行反黨的陰謀活動的武器，這一思想是托派反無產階級反革命的思想！這一思想武器也是他從托派過去反黨的武器庫中搬來的。托派過去在蘇聯也曾經卑鄙的污衊過聯共黨，說「黨蛻化了」，黨的領導者已成為「專制的官僚」，蘇維埃政權，是「與革命的階級路線相背而馳」，蘇維埃國家「還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而是「官僚化了，資產化了」。所不同的，就是王實味今天對於我們黨的一般政策不敢作任何的批評，而只能避開黨的一般政策，從他的反動人性論出發，抓住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擴大起來，來進行對黨的卑鄙污衊。

每一個頭腦稍為清醒的同志，都可以對於王實味這種荒唐的謬論的讕論污蔑給予明確的答覆。我們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廿一年的奮鬥，已經鍛鍊成為政治上思想上鞏固團結的布爾塞維克的政黨。我黨現在有了堅強有力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央，有全黨一致愛戴的領袖，在黨的中央和領袖的週圍還培養了團結了一大批中堅幹部，這些幹部經歷了長期鬥爭的考驗，忠實於革命事業和黨的路線，忠於廣大人民有密切的聯系。在人性上說來，我黨是唯一最忠實於民族，忠實於真理，忠實於革命的真有人類歷史以來最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的政黨。我黨一貫的是以革命利益高於一切，這一原則奉為自己行動的準繩，以解放人民解放民族當作自己奮鬥的目標。因此，我黨是真正大公無私，光明磊落，言行一致的政黨。它為了人民，可以忍受一切的痛苦、犧牲。它真正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它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氣節，尤其是我黨的領導者更是這樣高尚人性的典型。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我黨獲得了全國人民熱烈的愛戴，並成為抗日民族革命的決定因素。當然我黨及其他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和武裝力量，還有許多不容抹煞的缺點，可是這些缺點的性質是進步中發展中的缺點，是整個光明中的個別陰影，它與走向沒落的黑暗，根本不同。同時它在中央正確領導之下，依靠全黨的努力，是可以而且一定能夠逐漸克服的。例如，拿我們的幹部來說罷，我們的幹部（我自己在內）不論在思想上，工作作風上，無庸否認，還有許多缺點及弱點，但是這是逐漸改造及提高的。因為我們的幹部，除了個別極端腐化份子以外，絕大多數，不論新老幹部，本黨

上都是好的，都是[illegible]的資產本，為了[illegible]的一個[illegible]黨員鬥爭他，而[illegible]的一切[illegible]他進步。[illegible]中央[illegible]三[illegible]，使他改造與提高[illegible]嚴重[illegible]步驟。[illegible]王實味[illegible]，把淨[illegible]黨內外[illegible]心病狂[illegible]大唱其蛻化論，閉着眼睛卑鄙無恥地污衊黨的領導者及[illegible]團結，[illegible]領導者及幹部的威信，請問這與陳獨秀、[illegible]托匪[illegible]合作，污衊共產黨與共人性的那種奸賊行爲本質上有何區別呢？

王實味思想的第三個要點，是他利用極端民主主義、平均主義來進行反黨的活動。他在研究院整風開始時，有計劃的佈置了一套陰謀，企圖利用[illegible]來改造領導機關，驅逐[illegible]領導幹部。認某些老的領導幹部污衊爲「比豬還[illegible]蠢」，把文化界有長久[illegible]的某些同志[illegible]不可救藥的蛻化份子，用全力進行攻擊和挑撥。這一攻擊和挑撥的武器，便是「黨的民主」。王實味[illegible]的「黨內民主」[illegible]，[illegible]在黨內的托派一樣，並不要紀律[illegible]的民主，是[illegible]的領導機關，[illegible]他的民主。因爲在他看來，黨的領導幹部既經蛻化了，因此只有他自己來領導，才能把黨改造過來，[illegible]黨，必須從改造中央研究院開始。毫無疑義的，王實味需要的民主，與我們黨內正確的民主作風，是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我們黨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行動的民主，它的作用是爲了發揚黨員的積極性與自動性，使黨員在黨的組織內活動起來，使黨的[illegible]參加與決定黨的實際問題，使黨員[illegible]自己的[illegible]付諸實[illegible]，其目的是爲了鞏固和團結黨。王實味的民主則完全與此相反，它是不要領導而反對領導的極端民主主義，自由放任主義，其目的是爲了分裂黨、瓦解黨的團結，削弱黨的戰鬥力[illegible]

王實味爲了爭取群衆對於他所製造的極端民主主義的同情，他還常常[illegible]地「發明」了「硬骨頭」[illegible]的「理論」，他所謂「硬骨頭」便是指那些能夠勇敢反對上級領導，破壞領導[illegible]的人，至若那些自覺遵守紀律，服從組織，擁護上級領導的同志，[illegible]他們爲「軟骨頭」。他[illegible]在研究院牆報上，以「硬骨頭與軟骨頭」的標題寫着：「在這鬥爭中，我們必須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

，向自己發問：同志，你底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頂上司」）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企圖導這些「硬骨頭」的典型來教育青年，從組織上破壞黨，損壞「硬骨頭」的理論是十足反黨反無產階級的。同志們！我們需要真正的共產主義的硬骨頭，它是有馬列主義的基礎，堅強的布爾塞維克黨性，它是無情的對付我們的敵人，同時又熱烈的愛護自己的同志，它自覺的尊重上級的領導，服從黨的紀律，同時對於黨的工作缺點能夠站在擁護黨的立場坦白的有組織的提出自己的意見，它時刻保衛着黨的革命事業及黨的鞏固團結而努力，為了黨，為了真理，他還受民族敵人與階級敵人的殘酷壓迫與逆諸中樣，然而他毫無畏懼，毫無自餒，同時自己有錯誤也勇敢改正，虛心學習，力求上進……。這種硬骨頭，才真正是至大至剛的布爾塞維克的。至若王實味所提倡的「硬骨頭」，只是反黨反無產階級的派革命骨頭。

三　王實味除了提倡了極端民主主義以外，還發揮了平均主義的思想，「野百合花」一文明顯的表現了這一動向，關於這一問題，黨報上已有了批評，我這裏不來多說，我只指出一點，就是他的平均主義思想（極端民主主義也是如此）與一般的同志中所發生的不同，他的平均主義與極端民主主義，是和他的蛻化論密切配合着，他不過是利用這一武器來作為反黨的資本。

以上就是王實味所提倡的托派思想的要點。人性論是他的思想基礎，蛻化論是他的政治武器，極端民主主義與平均主義是他組織活動的手段，三者綜合起來便形成了他的一套綱領，這一綱領是十足反黨反共產主義的。王實味正是企圖拿這一反黨綱領來改造我們的黨。

從王實味的個人歷史看來，他今天這一套反黨的思想及其活動不是偶然的。還在一九二九年，他便接近了中國的托陳取消派。從這一時期起，他便與托派勾結在一起，進行反黨的宣傳。他曾經在托派王獨清主編的「展開」上發表了他翻譯的托派偽造的「列寧遺囑」（這是托派一貫用來反黨武器之一）。此外，並翻譯了「托洛斯基自傳」中的幾章，托派的王凡西、陳其昌是他的親密夥伴。他在抗戰以前混入我們黨的組織內，到延安以後幾年中間，以兩面派的手腕進行托派活動，除了他在報紙上

發表的托派言論之外，他還在研究院斷斷地進行了托派的宣傳活動，如說：「托派的理論是對的，斯大林採用了托派的理論又打擊了托派」，「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要負責」，陳獨秀[illegible]的執行者」，[illegible]斯大林，反對斯大林的像片等等。所有這些，都證明王實味是[illegible]的托洛斯基份子。

（乙）王實味的反黨活動方法有何特點？

王實味思想的危險性，不僅在他提倡了上述的托派的反動思想，而且還在於他運用了巧妙的方法，來進行反黨的活動。關於他的活動方法，我認爲有下列四個特點：

（一）他以極「左」的面貌出現。王實味的思想是反動的，可是他以無產階級的代表自稱，他對黨的一切諷刺攻擊都是從「左」邊出發。例如他說黨是骯髒黑暗的，功利主義的，他自己則是「偉大的純潔的」、「愛護真理的」，他罵別的同志是「軟骨頭」，自己則自稱「硬骨頭」。他甚至利用整頓三風的思想革命旗幟，來進行反黨活動，他污衊黨是宗派的結合，他在「野百合花」中「痛斥」那些「言必稱希臘」的「大師們」。這是他反黨活動方法最主要的特點。

爲什麽王實味以「左」的面貌出現呢？這是因爲我黨是堅強有力的布爾塞維克政黨，它在全國人民中有着歷史的威信，尤其是延安是黨中央領導下的最先進地區，如果他敢於公開露骨地宣傳托派反動的思想，那必然會立即遭受到黨內外的打擊，因此他不能不在「左」的詞句之下販賣他的貨色；可是王實味這種「左」的詞句與他的言論底反動實質，是尖銳的矛盾着，因之，他不久便露出他的馬脚，被同志們所唾棄。

世界聞名的文學家莎士比亞曾經說過：「發光的不一定都是黃金」，這是一句有深刻意義的名言。大家知道黃金一定發光，但大家也知道，有許多東西，它內部極端骯髒污穢，然而外表上則常在發光，例如廁所中的蒼蠅是典型例子。「聊齋誌異」一書中也曾描寫過死屍在夜間發光的奇蹟。王實味的發光是屬於後一類。這就教訓我們：必須善於區別詞句與實質，不要被它的「革命」詞句底假象所

迷惑。

（二十）他利用青年的弱點來剝削青年，王實味口口聲聲說是向青年說話，他自己以「青年的保護者」或「優秀的代表」姿態出現。他在「野百合花」中極端誇獎青年的優點，說：「青年的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別人沒有感覺到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到；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敢說的話，他們先勇敢的說。」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把延安青年生活描寫成與封建主義與市儈主義的，似乎延安青年是為着物質及性的生活底滿足而來到抗日根據地來的。王實味這種態度，顯然是企圖取得青年同情之後，利用他們的弱點去號召他們反對黨的領導。他在研究院的活動，更是證實這一點。大家都知道，延安的青年，大多數都是黨員，其中許多是參加過中國抗日救亡運動或在前線參加過抗戰的；他到延安來是為了追求真理，不是為了個人自私自利的利益，因此他們對黨是無限擁護和愛戴的，並在延安物質生活極端艱苦條件下熱烈的參加了學習和工作，這是我黨及中華民族極寶貴的資本。對於這一批青年同志不應該離棄他們，污辱他們，而應該愛護他們，領導他們。我們青年有許多優點，但也有缺點，思想上工作作風上均要有正確的修養和改造，才能為黨為革命作更大的貢獻。這次黨中央領導的整頓三風的運動，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要把青年同志的思想方法與工作作風改造一番，使他們成為更加堅強的布爾塞維克。因此，我黨對中央和他的領袖，是延安及全黨青年以及非黨的青年的唯一正確的保護者，唯一的革命導師。至若王實味對青年的態度，則完全是污辱青年、毒害青年的一種卑鄙的剝削行為；他與我們黨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二一）他在黨內外進行挑撥離間，這是王實味最毒辣的手段。他惡意地把我們的黨不看作有團結統一的整體，硬說成是各種派別的總和。他在整風開始，即揚言黨內有幾個派別，他要擁護「正派」，排斥「壞派」。他特別假裝着擁護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言論中間經常「讚揚」黨的領袖。為什麼王實味採取這一手腕呢？理由很簡單，因為黨的領袖在全國人民及全黨中間有了高度的威信，他是我黨光榮的旗幟，因此，王實味企圖拿這一面旗幟來掩蓋他卑污的反黨活動。但是我黨是鞏固團結的布爾塞維克的整體，黨的領袖與整個黨是血肉相聯的，不能分割的，污辱黨也就是污辱黨的領袖，反

之亦然。因此，當他的反黨活動被揭穿時，他便拋棄了擁護領袖的假面具，公開污辱起黨的領袖來了。王實味的挑撥離間的手段還不止此，他在研究院開始整風時，對諸曹研究院的整風是兩條個人路線的鬥爭，企圖把這一整風造成混亂和內訌，以便從中「混水摸魚」。「野百合花」一文中他極力挑撥青年來反對老幹部，假裝同情地煽動他們去反對首長。「政治家、藝術家」一文，更露骨地號召藝術家去反對政治家，也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者。可是王實味這些卑鄙行徑，並沒有達到目的。相反的，由於我們黨的團結，把他粉碎了。

（四）最後，他的活動方法是兩面派的。上面所說的一些方法，如以擁護黨的領袖的面貌出現，也就是兩面派的方法。此外，在他一貫的活動中間，還經常使用這一方法。他到延安來好幾年中間一貫隱藏自己的托派的觀點，但當他翻譯了一些馬列的著作，在出版界出露了頭角之後，便開始其托派的宣傳及反黨活動，這是兩面派方法的標本。他在這次會議中的發言也完全是兩面派的，一方面看見大家都起來反對他，因此不能不承認一些反黨活動的事實。然而在實質上並沒有承認，并且仍然誣蔑，進行托派的反黨宣傳活動。王實味這一活動方法，曾經在一個時期內迷惑了若干的同志，這次會議的許多材料中，可以證明這點。兩面派的活動方法，一方面說明王實味反黨陰謀的狠毒，另一面也告訴我們，他這類只顧目的不問手段的一套辦法，正是喪失人性的腐化了的托派最卑鄙無恥的行徑。

以上就是王實味反黨的活動方法。這些方法也是托洛斯基主義的。大家知道，托派過去在蘇聯進行反黨活動時，也一貫的以「左」的詞句掩蓋他的機會主義實質，例如口頭上高喊工業化，實際上是反對工業化；口頭上反對官僚主義，實際上助長官僚主義；口頭上提倡黨內民主，實際上是破壞黨內民主等等。托派在蘇聯也曾企圖利用青年學生去反對黨的領導幹部，利用工人中的落後性（保守心理）挑撥工人去反對黨及政府，污蔑黨是「斯大林派」等等。到了後來，托派反黨活動失敗之後，他們中間一些人便以最卑鄙的兩面派的手腕把自己政治面貌隱藏起來，在黨內進行反革命活動。被王實味所崇拜為「好人」的拉狄克，便是其中最巧妙的一個。可是王實味這些反黨活動方法，與他的老祖宗一樣，終於被黨所揭穿了。這證明孫猴子縱然狡猾善變，可是終歸逃不出如來佛的鐵掌。我們說過：

我們黨是堅強有力的布爾塞維克的黨，在這一次鬥爭中也清楚的考驗了。

（丙）王實味爲什麼人服務？我們要怎樣來回答他的反黨活動？

大家知道，現在抗戰正處在最困難的時期，我們黨領導下的前方各個抗日根據地，正與日寇的殘酷掃蕩進行着艱苦的鬥爭；另一方面國內黑暗勢力又不斷的企圖破壞抗戰團結。這種情況，要求我們的黨具有空前的團結，以進行艱苦的鬥爭，以渡過黎明前的黑暗。王實味在這樣的關頭，在黨內進行反黨的活動，其用意是什麼呢？很明顯的，他正是企圖利用我們的困難，進行分裂我們的團結，政治上思想上麻痺我們，削弱我黨的戰鬥力。他這一陰謀活動，實際上正是與日寇和國內黑暗勢力對我們的猛攻互相呼應着。同時，王實味的反黨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說來，比日寇和反共派還要危險。因爲他從內部來腐蝕我們，破壞我們，他用「左」的詞句掩蓋着他的反黨反革命的實質。我們的同志如果政治上思想上不警惕起來，王實味是會多少收到他的效果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不僅如此，王實味思想的反動性，還在於他從延安供給了反共派的反對和誣衊我們黨的新的武器。例如說我們的黨已經「蛻化」了，上下級之間發生了「裂痕」，上級對於下級已成爲「異類」等等。現在反共派必然會利用王實味給他們供給的武器，更加卑鄙的來中傷我們。「野百合花」之類東西到了反共派的手中，竟如獲至寶似的，把它廣爲翻印，大肆宣傳，這件事情，難道是偶然的嗎？

因此，我們對於王實味的反黨活動的回答，就是從政治上思想上澈底粉碎他與一切反黨陰謀活動，提高我們的警惕性，更加擁護我們內部的團結。王實味要破壞我們黨的中央和領袖的威信，我們就必須更加堅決擁護黨中央和黨的領袖，澈底的執行黨一切的指示；王實味要破壞我們黨與文藝家的團結，我們的文藝家就必須更親密的團結在黨的領導之下，發揮文藝的偉大作用；王實味要分裂我們黨的新老幹部的團結，我們的新老幹部就必須更加緊密地握着手，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一致的在黨領導下和衷共濟地工作；王實味要瓦解研究院內部的團結，我們研究院的全體同志就必須以范文瀾同志爲主幹的院部的統一領導之下親密的團結起來。

為了揭露王實味的反黨活動，我們今後要繼續整風運動，更好的掌握馬列主義的武器，更徹底的全面的改造我們的思想及工作作風。王實味的反黨活動是在托洛斯基主義思想旗幟之下進行的，托洛斯基主義就往往利用我們思想上工作上的弱點散佈它的影響。例如研究院的同學與延安大多數的青年一樣，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身，由於我們同志過去的社會環境及入黨歷史不久，黨內外的鬥爭經驗少，修養不足，不可免地在我們身上會殘留着或多或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例如自由主義，絕對平均主義、主觀感情衝動、缺乏理智、對組織與紀律鍛鍊不足，及由此產生的極端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傾向等等。王實味過去便是利用我們同志這些弱點進行它的反黨活動的，王實味在研究院整風動員大會上能夠起他的作用，他的「野百合花」在延安許多青年中間得以散佈它的影響，其主要根源也就在於此。因此，我完全同意這次會議上大多數同志那種精神，即我們用不着害怕或掩飾這一事實，我們要正視真理，我們要從這一事實中得出經驗教訓。這也就是說，我們要在今後的整風運動中開繼續改造我們的思想，從長期努力中徹底肅清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切殘餘，使我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作風上成為更加堅強的無產階級先進戰士，我願意和大家一起共同參加學習和改造。

這次會議不僅徹底地清算了王實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黨活動，而且對於過去研究院整風初期發生的偏向（這一偏向的性質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也基本上作了總結，這對於我和全體同志都是一個很好的教育。這次會議的重大收獲，是今後思想革命發展的基礎，我們必須把這一基礎牢固起來，發展起來。

（丁）關於人道主義

最後，關於人道主義說幾句話。在這次會議中間，大多數同志一致站在黨的立場和王實味的反黨思想及其活動作堅決的鬥爭，這是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但這並不是說個個同志都完全把握了這種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我們有個別同志還或多或少、自覺或不自覺的流露出「人道主義」的情緒或觀念。例如有些同志認為我們對於王實味進行這種嚴重的鬥爭似乎有些不太合乎「人道」。這種人道主

義情緒，其主觀動機不一定是壞的，然而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王實味的思想既是十足的反黨反無產階級的，他既然卑鄙無恥的汚辱我們的黨，破壞我們的團結，公開宣揚托派反革命言論並進行活動，那末我們為了保衛黨、保衛革命、保衛眞理，我們就必須與之作嚴正的鬥爭，揭露他一切的陰謀，肅清他一切的影響。我們這一鬥爭是有原則的，並且我們大家對於王實味反黨言論及其活動，是先經過調查研究，有憑有據的和他作鬥爭。我們這一鬥爭的目的，是為了發揚眞理，為了幫助黨教育我們自己；同時也只有這一嚴正的鬥爭，才能挽救王實味，使他從反黨反革命的泥坑中跳出來，如果他有決心回到革命戰線的話。我們這種態度也正是共產黨一貫提倡和實行的眞正的人道主義，這是最澈底革命的無產階級人道主義，它與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根本不同。

我們的同志必須了解下列的眞理：即對於反黨反革命的思想和活動，採取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態度，曾經在世界各國革命史上造成了對革命事業不少的危害，過去在蘇聯、西班牙和中國，都有許多例子可以證明。因為對於反黨反革命的思想和活動採取容忍憐惜的態度，結果，便往往造成革命事業的瓦解、組織的破壞、許多同志生命被犧牲，這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主觀上所預料不到的。

我們現在抱有這種無原則的人道主義情緒的個別同志，本質上都是好的，主觀上都是忠於黨和革命的，不過由於缺乏黨內外鬥爭經驗，由於自己政治修養不足，或者出於一時感情的衝動，沒有完全把握共產黨員的正確立場。我們能夠要求這些同志認眞的糾正他們這種觀點，以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來代替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現實不容許歪曲

艾青

王實味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也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他的工作，是從思想上、政治上來破壞我們的隊伍，有利於法西斯強盜侵略中國的工作。

像一個同志所觀察說的，王實味是一個深知戰略和策略的敵人。他能在革命根據地公開進行他的破壞工作，直到最近整頓三風，才終於把他的面目揭露出來。

一、王實味的偽裝

王實味在延安充當一個「理論家」、「作家」，在中央研究院作爲一個「特別研究員」，在中國共產黨裏是一個「黨員」，寫着「批評」延安、「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文章。因爲他利用了延安的學術、思想，批評自由的條件，又有上面那一大串的稱呼做掩蔽，使他那種充滿惡意的、造謠誣蔑的文章，那種原是只能發表在重慶「良心話」上或是西安「抗戰與文化」上的文章，竟在延安出現。

王實味爲了順利進行他的「批評」，他在「野百合花」的「前記」裏，借一個爲共產黨而犧牲的女同志李芬的英勇犧牲的事蹟作爲掩蔽；同時，他在「野百合花」的續「碰壁」上又寫着：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儘管提。」我希望這樣大規模的檢查再來一次……

在「「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上，他說：

……我們就需要以戰鬥的布爾塞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的產生，削減黑暗的滋長，最大限度的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

在「政治家與藝術家」上，他更強調他那種「批評」的重要，他說：

正確的自我批評，正是使它（指革命陣營——脊）堅强鞏固的必要手段。至於那些反共特務機關中的民族蟊賊，則命我們實際沒有任何弱點，他們也會造謠誣衊，他們倒更希望我們錯誤百出，使黑暗更加擴大。

由此可見，王實味是完全以「革命者」、「布爾塞維克」、「馬克思主義者」、「黨員」的面貌出現的。但是——

二 王實味的實質

王實味和所有的托洛斯基黨徒一樣，是善於以「左」的面貌出現的。托洛斯基者們，永遠拿一個「左」的名詞、術語做胭脂，塗在蒼老得乾癟了的臉皮上；身上穿着紅得發紫的旗袍，手上提着柏林製造的手提袋，在光天化日之下，迷惑純潔的青年。

王實味也一樣，他是以青年導師的姿態出現的，他假裝着對青年同情；他又假裝着對「缺事員同志」，對「小鬼」具有溫暖。王實味在各種各種的掩護之下，組織方法歪曲延安的現實。他把一些偶然的、片面的、零星的現象，無限止的擴大，提高到「原則的高度」，再來進行咒詛、諷刺、冷嘲、誣衊，挑撥離間。

王實味一面選擇了攻擊的對象：「首長」、「老幹部」、「大人物」、「大頭子、小頭子」、「科長」、「主任」、「政治家」、「大師們」……等等；另一方面他也選擇了假裝着要拉攏的對象：「青年」、「學生」、「青年女同志」、「學生黨員」、「藝術家」、「小資產階級」、「非黨同志」、「伙伕」、「小鬼」……等等。

於是，他把這些人完全對立起來，再從中進行挑撥——他在青年知識份子、學生黨員和「首長」之間進行挑撥，他在前綫和後方之間進行挑撥；他在政治家和藝術家之間進行挑撥……。

他更三翻四復地說：「舊中國的代表者們」是如何「殘忍」、「黑暗」、「骯髒」、「醜惡」…：把全國人民所一致擁護的統一戰綫，當作「讓步」、「拖曳」、「必然要沾染上」、「骯髒黑暗」

……來進行共同戰和「舊中國的代表者們」，「落後的階級階層」之間的鬥爭。

三　王實味的手法

王實味既然是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就到處以論斷的辯證，來選擇他的議論：

……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點，要有異性的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

在這裏，王實味已經把延安的困難都很誇張地加以描寫了，又半吞半吐地作了三個「所以……」，而且肯定着說「這些都是天經地義」，但他的目的還不在此，且看他接下去說的話：

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說他們不起勁，甚至肚子裏裝着不舒服，就是爲了這些問題不能圓滿解決，我不敢輕予同意。

那麼，我們生活裏到底缺少些什麼呢？……

王實味把問題弄得很深刻，從而解答着說：「延安沒有溫暖」，「延安沒有愛」。

同時，王實味又向對延安生活感到滿足的人進行攻擊：

……但我認爲他這種知足者常樂的人生哲學，不但不是「對的」，而且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貴……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的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喊」。……

王實味爲了要使自己的「批評」發生絕對的影響，他向大師們進攻。在「「必然性」「天塌不下

來」與「不平惜」」這篇文章裏，每段都是針對着「大師們」冷嘲、諷刺。看樣子，他對這些「大師們」是懷恨頗深的。他一邊駁倒「大師們」的話，一邊認告他們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

王實味在這篇文章廣泛地進行挑撥，他製造了「等級制度」這草人，再向牠打靶。

他一面說，「我並非平均主義者」，說「我們今天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一面卻又肯定延安（實指共產黨——青）有等級制度：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爲它實際存在着。

他所想的「事實」和「實際」是什麼呢？他說：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

但是，我們知道，眞正的所謂「等級制度」並沒有在延安存在，這也是事實。像王實味那樣，說連毛澤東同志抽紙煙都在背後反對的人，是不願意知道這事實的。

王實味說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

所謂「衣分三色」，不過是黑色斜紋布、灰青色土布和黑色土布之間的分別，並非什麼嗶嘰、華達呢和灰布之間的分別（而我們也不只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塊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所謂「食分五等」，最好的也不過兩小碗菜（一葷一素）、一碗湯；最壞的，也是最普遍的是小米飯和大鍋菜。共產黨的最高「首長」們吃的，還不如大後方機關裏一個小公務人員的菜得講究呢！我想王實味已經在延安好幾年了，不會不知道這種情形。只是他的立場使他失去公正的態度了。

至於說「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事，延安醫院裏的病人，比起大後方醫院裏有錢的人，當然不如；但大後方沒有錢的人就不能住醫院，延安的醫院卻一律免費的平等待遇，病人們的生活，比醫院裏一般工作人員要好得多。

延安學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二餐小米飯（每週吃一二次饃），菜是大鍋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學校還經常可以吃肉。王實味所說的「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是發生在某學校鬧開鍋的時候，由於天

下雨不能出來上課的，你也大大稱讚。這是一種等級情形下的偶然的現象，而王實味却用來當作挑撥青年學生的最好的資料了。

延安的津貼是有微小的差別的，那「等級」就是「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五種。所有的工作人員，從最高的「首長」到每個黨員的差別，就只有這五種。另外也有特別優待的，就是「文化人」、「技術人員」。王實味一邊說自己不是「平均主義者」，一邊連這樣微小的差別都加以冷嘲熱諷，什麼「等級制度」呀，「幹部服、小廚房」呀，「下對上稱他們是異類」呀，……好像延安就是一個封建社會，有公、侯、伯、子、男諸爵位，上有君王，下有奴人和奴隸，非要他出來「揭竿而起」大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可的樣子。但很早就聽說，邊區政府將要採「等級制度」，但現在尚未實行。即使將來實行了，也是完全爲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爲了統一戰線的需要。因爲邊區政府是三三制的，各階層各黨派聯合的政權機構，在這機構裏，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的成份。讓一切參加政府工作的人拿薪金，是絕對應該的，不然的話，工作就無法推動。

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們和八路軍的將領們的日常生活，都是最儉樸不過的。他們一律穿布質的軍服，住窰洞，吃的是兩菜一湯，只在有客人的時候添一點菜。而他們的工作的勤奮，夜爲中國人民謀解放的熱忱，更是令人欽佩。所以，我覺得王實味在「等級制度」上大做文章，實在是一種惡意的誇張，一種有意的歪曲和誣衊。

王實味爲了要把延安描寫成「骯髒」「黑暗」，已用盡技巧，造成一些看起來很強烈的對照。他把延安寫成「歌轉玉堂春，舞迴金蓮步」！實際上，延安是偶然才上演一些平劇，一兩個月才上演一次新劇的；至於跳舞，那也是每當星期六晚上，在很簡陋的音樂裝置下，用留聲機伴奏，二三十個人聚攏來的一種跳舞，而且大家都是穿了布軍裝，爲了[illegible]的一種調劑（雖然有時間也或舉行化裝跳舞）。但是經了王實味一些渲染，好像延安的人整天都在紙醉金迷的過日子了。

再看王實味只多麼強烈的對照，寫一個「科長」的「自私自利」：

「大頭子是貪祿，小頭子也是貪祿，我們底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却是神

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都嚷嚷的叫，拾土塊去打牠——自私自利的傢伙。」

這樣的一個「科長」，好像每天只在忙着管理小雞的，延安沒有這樣閑散的「科長」。但由此依然可以看見一點眞實，即：八路軍是儉苦的軍隊，連科長也必須自己養雞，這本來應該是八路軍的光榮，却被我們的「靈魂底工程師」王實味橫加侮辱，形容成「嚷嚷的叫」，而且破口大罵：「自私自利的傢伙！」

王實味妄想着青年、學生、藝術家們可以作爲他的「政治資本」，他屢次向他們假裝着媚笑，好像只有他才了解青年、學生、藝術家們似的，無恥地向他們裝出「同情」的樣子。這種媚笑和「同情」，和上海灘上販賣人口的老太婆，向鄉下姑娘所裝出的媚笑和「同情」一樣，使每個知道他的用意的人看了要打寒噤！

因爲王實味向他們獻媚的目的，是想動員他們向「自己的陣營」「揭露黑暗」！

王實味絕不是什麼「靈魂的工程師」，他沒有本領，也沒有材料可以創造或者改造人類的靈魂，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王實味是「靈魂的販賣者」，他用媚笑和「左傾」含毒的脂粉勾引一切天眞純潔的靈魂，想把他們出賣！

他讚美青年，說：「青年是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着生命底新銳的力。」而他主要的意思是要青年們去發現「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去說「別人沒有看到的醜惡」，去「大膽地說」「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

他讚美學生，說：「……彷彿延安青年都是[illegible]慣了。[illegible]沒有[illegible]「牢騷」來，[illegible]於「醜惡和冷淡」對他們並不是「前途」；而因爲認識了「醜惡或冷淡」，他們才[illegible]延安來得「更溫暖」。」但是王實味[illegible]他們[illegible]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揭[illegible]才是他的真實的意思。

他讚美藝術家，說：「藝術家……卻往往更熱情，更敏感……總是渴望着人更可愛，變更可喜……」而他的目的無非是希望藝術家「揭發骯髒和黑暗」，「務求盡可能消除黑暗」，「大膽地徹底地揭破一切骯髒和黑暗」；雖然他有時也附帶說到藝術家要「指示純潔和光明」，那顯然是用來蒙蔽讀者的。

這裏在在都可以說明，王實味之讚美「青年」、「學生」、「藝術家」，那唯一的目的，無非是要煽起這些人，向王實味心目中的敵人大膽地進攻。

王實味在文字的煽動上是相當費心思的，這只要看下面兩段文字就可以說明：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這不需我來做篇八股，因爲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伕（我不敢寫「炊事員」，因爲我覺得這有些諷刺意味；但與他們說話時，我的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氣稱呼他們「炊事員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生活。

如果一方面害病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再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

如上所舉，王實味的短短的兩篇文章，竭盡一切可能，做到了在適當的掩蔽之下，進行挑撥離間，破壞革命陣營的團結地步。他在這兩篇文章裏，足足寫了幾十個「骯髒」「黑暗」，隨處散佈着灰色的字句：「缺少羅他命」，「沒有一點愛」：「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來的」，「拖着困憊的軀體支撐煎熬」……等，充滿着悲觀失望的情緒。而對於延安，更找盡了一切不好的形容詞：「寂寞」、「單調」、「枯燥」、「污穢」、「醜惡」、「包膿裹血」、「冷○」、「漠不關心」、「昇平氣象」、「自私自利」，甚而至於「陷於瘋狂」。把作爲中國革命根據地的延安，寫成了「人間地獄」。

王實味再三地說延安是充滿骯髒黑暗之後，除了煽起青年學生要大膽地揭露骯髒黑暗之外，他把那更大的希望放在「藝術家」的身上的：

……最後，謹以虔摯的赤忱和熱望，敬向藝術家同志們發出一個微弱的呼聲：更好的担負

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吧，首先針對着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陣營進行工作；特別在中國，人的靈魂改造對社會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僅決定革命成功的遲速，也關係革命事業的成敗。

在王實味看來（當然，我們知道他是故意要這樣說）藝術家是改造靈魂的。同時，他以為改造靈魂比改造制度更重要。因為，據他的文章所說，中國全盤的是骯髒和黑暗，連領導革命鬥爭的「政治家」，都不免要為自己的名譽、地位、利益」而使用「革命的藝術」，這些人也要等「藝術家」來改造。於是，他不僅要混亂藝術創作的任務，同時也要使藝術家成為不可想像的、非現實的人物。

藝術是社會生活的產物。藝術家是社會的構成員之一。藝術不是上帝所賜與的恩水。藝術家不是從上帝那裏乘了降落傘到地上的，而是同每個構成員一樣，從母胎裏分娩出來的。藝術家沒有必要裝得像牧師那樣，以為自己的靈魂就像水晶做的那麼透明（雖然也不致於像王實味那樣骯髒）而在這神聖的革命時代，藝術家必須追隨在偉大的政治家一起，好完成共同的事業，并肩作戰。今天，藝術家必須從屬於政治（只有那些政治上是反動的時代，有良心的藝術家才應該和政治家對立）。

顯然的，王實味故意強調了藝術「不僅決定革命成功的遲速 ，也關係革命事業的成敗」的作用，不是說要藝術為革命服務——忠實地反映現實，指導現實，為革命的隊伍促進團結——不是說要藝術在這民族戰爭的前面，去更積極地鼓舞戰鬥；而是從「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呼籲，要「藝術家」「渴望濟人更可愛，事更可喜」，「從小處落墨，務求盡可能消除黑暗」，要「藝術家」首先針對着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陣營進行工作」，因為據他所說：「特別在中國，人的靈魂改造對社會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

這種論調，比起幾年前梁實秋教授的那種提倡「與抗戰無關」的文藝，以取消抗戰文藝的、曾被全國文藝界指斥為漢奸理論的論調，更巧妙，也更毒辣。王實味所有的用意 ， 在這裏已經暴露無遺了。

四、延安——中國革命的根據地：

王實味口口聲聲說延安「黯慘」、「黑暗」、「污穢」、「醜惡」、「昇平氣象」、「漠不關心」、「自私自利」……這個使他恨入骨髓，不止一次地說要「揭露」的延安——抗日根據地究竟是怎樣的呢？

這個為全國人民所關心、所嚮往的延安，為全國和全世界進步人士所愛護的延安——陝甘寧邊區，假如真的像王實味所寫的那樣，他還有存在的價值和存在的可能麼？假如這個根據地真的是那樣「骯髒」「黑暗」「醜惡」，那麼，中國的抗戰還有前途麼？中國的革命還有前途麼？假如延安沒有光明的一切設施和建設，他還能抵禦四面八方向他窺伺的敵人麼？

如果我們要從古老的中國看見新生，看見希望，那首先就要注意延安。如果在「舊中國」有地方已經放出黎明的微光，那地方就該是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

在邊區，有着真正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人民的武裝——八路軍留守兵團駐守綏米一帶的警備部隊，和邊區保安部隊。這些部隊，從很久以來，就以自已的勞動生產，維持自已的糧餉，這些部隊的政治、軍事、文化的水平比普通的部隊要高的多；他們有極嚴格的紀律，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容許絲毫損害人民的利益，所以他們是人民自已的軍隊。

由于中國人民長期被軍閥統治的結果，由于西北的落後和保守，也由于軍隊自已生產的緣故，羣衆和部隊之間曾偶然發生過一些小小的衝突，但是每次都很快地和解了。記得毛澤東同志在一次報告上說道：「假如軍隊和羣衆有衝突，負責任的應該是軍隊，因為他們有槍。」

八路軍是愛護羣衆的軍隊，軍隊和羣衆的衝突是八路軍所絕對不允許的。軍民之間的關係，也不斷地改良與增進。

邊區的政治，是目前中國理想的政治。大規模的邊區參議會是邊區政治的最高領導機關。邊區政府和各級政府，都是由各級參議會用不記名的投票選舉出來的。各級政府忠實執行各級參議會的決議案。

這是何等令人驚喜的事實，在邊區參議會上，出席之代表各個階層的二百多個參議員：有穿黑布

襪，紐扣也沒有扣好的富農；褲膝蓋破了的貧農；有在會場上哺乳的婦女；有做過八年窰姐娼妓的蕩婦；有手工業工人；有器械製造工人；有海員工人；有商人；有各級學校的學生和教員，有各種技術人員；有文化人；有士紳；有富農；有地主；有各個民族的代表；有各個黨派的代表；有日本工農學校的代表（有荷印、朝鮮、安南、南洋華僑……的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幾百個重要的議案。而更可注意的是通過了那著名的五一施政綱領，這個綱領非常明顯地規定了陝甘寧邊區的目前的政治方向——這個政治方向，無疑的是中國人民所迫切要求的方向。

在參議會之後不久，邊區政府又公佈了「人權財權保障法案」，確定了對于人民生命、財產的正當保衛的法律。

此外如實行「精兵簡政」，部隊加強軍事技術的訓練，政府裁去可以簡省的人員，（據邊區政府林主席的報告上說：「從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我們曾經把政府機構，從上到下加以調整，共減去一千五百九十八人的名額，派了三百餘人加強下級，其餘則送學習或轉入生產。」——見六月一日解放日報）；組織自衛軍，使不脫離生產的武裝力量強大；邊府幾次發放巨額農貸；在十七次政務會議上，通過陝甘寧邊區地權條例，確定土地的私有制度……等都是邊區施政非常顯著的成績。

邊區的經濟，逐漸達到自給自足的程度。各種日用品的製造工業，家庭紡織業，以及各種合作事業，正在不斷地發展中。公營工業，如布料、紙張、煤油、肥皂、藥品……在質量上都大大地提高了。邊區已在敵人重重的封鎖之下，逐漸使自己建立了自給自足的基礎。公營銀行的信用很卓著。邊區的商業是在穩定的狀態中日趨繁榮。

邊區的文化，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文化的主要方向，是提高與普及人民大衆的文化教育，以適應作為今天的中國人民的生存需要。它的基本精神是大衆的、科學的、民族的。它同尊孔復古的傾向相反，它也同法西斯主義的一切唯心論的、個人獨裁的文化相對立。

邊區的文化已在迅速地提高。今年邊區政府教育廳印了中小學的各種課本。大衆性的邊區群衆報、新文字報，發行都很廣。中央出版局今年的印刷字數的預算是三千六百萬字。文藝性的定期刊物就

有五個（延安以外如綏德、隴東、關中……尚不在內）。邊區政府今年並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積極領導並推進文化運動。在大後方的文化倒退逆流中，延安是全國進步文化的中流砥柱。

在延安，人民有充分的言論、集會的自由。羣衆性的集會幾乎每天都有。學術思想的自由研究，更是延安的優良風氣。

五、延安不是不需要批評：

據我所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斷地求進步，不斷地舉行自我教育，自我批評，以適應中國革命的需要的政黨。最近幾個月來的「整頓三風」運動，更是把整個延安、整個邊區都捲進學習的狂潮中。這種努力學習的精神，是任何其他政黨所不能企及的。

正當的批評，不是延安所嫌惡，而是延安所獎勵的。延安的壁報、刊物、雜誌上，經常刊登批評延安現象的文章（而王實味就恰好利用了延安的自由批評的空氣，發表了他的完全從另外立場的出發的、破壞性的文章）。延安獎勵批評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但是，批評必須要有立場。批評延安，必須站在中國人民大衆的立場上，站在抗日的革命的立場上。卻不是站在與他們對立的立場上。這是很淺顯的道理；假如一個人還有眼睛看世界的話，他會看見這世界什麼地方是光明的，什麼地方是合理的。那種把革命的最富有朝氣的區域，誣蔑爲「骯髒」和「黑暗」的地方的人，客觀上是在幫助敵人的人。

什麼是一個社會的實質呢？這件事，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得很清楚（因爲王實味自稱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社會的實質，是決定在社會的一切政治制度上的。延安是抗日根據地，是三三制政權的執行區域，是新民主主義的倡導區域，是每個階層都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下，爲建設新中國而努力的地方。這個根據地上，沒有失業者，沒有賊，沒有遊民，沒有乞丐，人民的生活每日在改善中，人民的文化教育每日在提高中。這裏人民和政府是一致的，人民和共產黨八路軍也是一致的，他們每天在爲保衛邊區而努力……這些事實，都是敵人所最極恨的，也是像王實味之流所不敢提起

的。

在延安生活，或許的確「有些不起勁」，或許的確「肚子裏覺得不舒服」，但這也要指出什麼樣的人用什麼樣的眼來看。在那些長期生活在剝削階級的人看來，或者那些有意無意的幫助剝削階級說話的人看來，對于他們，延安的確是「不起勁」，「肚子裏覺得不舒服」。這就像從前的美國富人？看革命後的第一次五年計劃才開始的蘇聯的不起勁不舒服是一樣的。因為蘇聯人民不能像那些百萬富翁一樣地整天打高爾夫球，乘快艇在水上競賽，跑馬、賭博，選世界美人，看時裝比賽，在音樂、混合着以及女人的巨大漩渦中打滾。蘇聯人民是永遠不會這樣生活的，因爲這生活是建築在可怕的剝削關係上的。至于那些紐約、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裏的千百萬工人看蘇聯却不同了，他們縱或也知道那時蘇聯的人民「營養不良，缺少維他命」，但他們決不會一看到這些就馬上對於蘇聯冷嘲，因爲他們看見了一個更動人的真理，蘇聯已不經有剝削階級的存在——這件事，在美國是完全不同的。而這件事，也是每個被壓榨的工人所最勇敢的去完成的。

王實味口口聲聲說延安「沒有愛」，「沒有溫暖」，說來延安「枯燥」，「寂寞」……在他看好像中國革命（流了那末多的血，經歷了那末久的艱難）就是爲了使王實味們有愛，有溫暖，不枯燥，不寂寞似的！「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好像就是爲了使王實味們「有異性愛情」，要生活得有趣」（因爲，據他所說這些都是「天經地義」）似的！

至於人民大衆和他們的代表者們的看法，就和王實味的看法不同：中國人民長期地處在法西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與資產階級的頑固派的統治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戰爭、失業、瘟疫、災荒、飢餓、死亡是他們的生活的永遠追隨而至的敵人；他們長期的渴望自由、幸福、勞動、健康——渴望通過革命而獲得這一切。所以他們不惜以任何犧牲擁護革命，實行革命，他們也的確爲革命而嘗受了痛苦、更準備着繼續爲革命而嘗盡痛苦。他們今天是很有足夠的自信可以戰勝敵人的。他們已建立了堅強的武裝隊伍，已建立了堅強的革命的根據地，對着根據地，他們是用生命來守衛的。因爲他們知道，在這根據地上，他們是真正的主人。他們永遠以階級的敏感，去領會人家對於這根據地的批評

●這次對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發現毒素最早的，就是王實味所企圖挑撥的戰士們。

延安的生活，是理想的平等化了的。在延安生活最好的是工人。現在還經常能進出菜館的是工人。今天延安的普遍的、也就是最壞的生活，也要比大後方一般的人民生活要好些。今天延安的人們所以沒有經常的維他命，足夠營養的原因，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和反共頑固派的對於革命根據地長期不發餉，而且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的緣故，這是王實味所不願意去「揭露」的。但這實是全國人民所知道的事實，也是任何巧妙的言詞都不能欺瞞的事實。

延安不是沒有缺點的，這些缺點大家都看的見，用不到隱瞞。「物質困難」是延安許多缺點的來源。一個批評者，必須從歷史的發展中看問題，同時，也必在全面的比較上看問題。延安的生活是在發展中的，延安的一些缺點假如要和另外的地方一比，就等於拿螞蟻比水牛了。「小貪污」，某種程度上的自私，部份同志的官僚主義，少數黨員的排內排外的行為……這些缺點，大都是沾附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或是被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所影響的人們的身上。這些「缺點」和產生它們的意識，將在「整頓三風」的過程中清洗掉是無疑的。另外的一些所謂缺點，則是在革命的過程中所不能避免的。譬如說「老幹部」，一般知識份子以為他是「古板」，「枯燥」，「沒有愛」，「沒有溫情」，因而也「沒有趣味」；其實他們的優點：政治上的堅定，執行工作的認眞，處理事情的態度的冷靜，對人的直率坦白，以及生活上的刻苦耐勞……這些是一個革命者最重要的東西，却常常被人們輕易地忽略了。

有一次賀龍將軍在談話中說到，一個革命軍人活到四十歲以上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已經歷了不知多少次的戰爭。有的身上已經受了十幾次的傷，有的連一九二七年時代的子彈都還留在身體裏沒有取出來。有的老幹部到醫院取子彈，挖了好幾塊肉，但不到一個禮拜，又自動從醫院出來工作了。老幹部大部份是非常能吃苦的。

寫到這裏，我看到當天報上「左權同志壯烈殉國」的大標題，心裏激起了無限的悲傷與哀悼！讀了朱總司令的「悼左權同志」的文，更叫人難過！朱總司令這樣寫着左權同志——一個八路軍副參謀

長——的生活：

他同士兵一樣吃穿，到三十四歲才結婚，抗戰以來，每月領五塊錢的津貼，沒有一點私積，沒有任何財產。但是對於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對於工作，則夜以繼日，孳孳不倦，不管如何困難複雜的任務和如何艱苦險惡的環境，他從不推辭，從不畏縮。在與民族和人民敵人鬥爭的時候，他是鋼鐵般堅強，獅虎般勇猛。

左權同志可說是八路軍老幹部的典型。假如對這樣的忠心爲國爲民，除了革命之外對任何事都不很熱心的人，不能引起尊敬，不能引起熱愛，却說：「只有憐憫」，王實味實在是「違反中國人做人的道德」的。

王實味一邊說「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一邊用盡方法在革命陣營裏做挑撥離間、造謠污衊的工作，他一邊假惺惺自己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一個非「半截馬克思主義」者，一邊咒詛延安，歪曲延安的現實；他一邊說延安的「枯燥」「缺少娛樂」，一邊又把延安描寫成「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他一邊說延安「沒有愛」「沒有溫暖」，一邊又說「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只能給你添難受」。這種托洛斯基的「兩面派」，這樣一味取消的面目，我們每個革命者都必須把他認清楚！

王實味的文章裏，到處浮泛着「愛」，「溫暖」，「純潔」，「光明」，「聖潔」，「熱情」，「勇敢」，「美麗和溫暖」，「理性和良心」……。這些抽象的、漂亮的名詞浮泛在他的文章裏，就像一圈圈的虹彩油光浮泛在陰溝水上。好像王實味是最純潔的，最富有人性的，最有崇高修養的人。

但是，這一切，並不足以迷惑我們。反之我們覺得：一切名詞，除了牠所包含的具體內容之外，毫無意義。一切抽象名詞，必須根據在一定的階級、本質的差別的事物上，才有價值，才不致成爲燒給死人的冥鏹。

抽象的名詞，只是具體的事物的外衣，把可以穿在活人的身上，亦可以穿在死屍的身上。譬如說，王實味的行爲，本質的是反革命的行爲，是破壞中國陣營的行爲，這樣的行爲，在我們認爲是最「

紐帶」「消毒」「黑暗」「陰暗」，甚至於是卑鄙無恥的行爲，對於這樣的「人」，我們決不同他要一絲一毫的「理性和良心」。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

論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論戰

——從動員大會到座談會

羅邁

（一）

動員大會和這次座談會，是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中兩件在延安有相當影響的事情。但是就這兩次會議的內容、性質和影響來說，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動員大會發生了偏向，這種偏向經過「矢與的」牆報一至五期傳播到全延安，同志們間的這種偏向是自發性的，而王實味在那個大會上所進行的惡意的煽動和挑撥，卻是有計劃的。由於他的煽動和挑撥，使偏向佔了上風，並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嚴重性和複雜性。但從那時起，中央研究院內部即在整風文件的學習中展開了關於偏向問題的論爭和關於王實味問題的論戰。七十天的學習和論戰，產生了這次座談會。座談會從討論民主集中制開始，轉變到清算王實味思想的鬥爭，兩個星期的座談會，一方面對於偏向作了一般的清算，另方面對王實味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黨的行爲作了相當徹底的揭發。我們大家在政治上，在思想鬥爭的原則和方法上，最後在自己思想改造上，一般地說，都提高了一步。這是我們這次座談會的巨大的收穫。

（二）

王實味是什麼人？根據同志們在座談會上揭發了的許多事實，證明他是一個托洛斯基份子。

支配着王實味的思想的是托洛斯基份子的思想。說他的思想中有某些小資產階級成份，那也只是破落小資產階級的極端的破壞性、瘋狂性和絕望的心理，而這也是托洛斯基份子的特性之一。實際上，他的思想已經腐化了，腐化到了毫無原則的地步，他的「人性論」，實際上是他的腐化了的人生觀的一種寫照。他在政治上早已經墮落了，墮落到悲觀失望，對革命，對黨，以至對自己都完全失了信心的程度，到敵視黨和破壞黨的程度。他的言論和行動已經爲反革命、反共份子所讚揚、所歡迎。他的言論行動表現出他的政治目的，也表現出他的組織企圖：是政治的，也是組織的，其形式，其實質都是兩面派。在座談會前，幹部的幾位負責同志，在座談會上，我們大家都滿抱着毛主席告訴我們的「與人爲善」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來挽救他，可是他至今沒有誠意接受，實際上拒絕了我們對他的努力。那天在我們的座談會上，他的發言是打攻勢防禦戰，藉承認作掩蓋，並且當場認[illegible]黨，說是因爲他認清了「黨員的污濁是合理的，所以撤銷退黨的要求」。而他的態度活像一個流氓，在「要死狗」。對於王實味我們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現在是他嚴重的考慮自己的問題的時候了，他願不願從反黨從反革命的茅坑裏爬出來，要看他自己。

（三）

爲什麼我們要展開對王實味的反動行爲和反動思想的鬥爭和論戰？有什麼必要？它的意義何在？關於這個問題，我想還有說一說的必要：

誰都知道，反革命托洛斯基份子早已墮落爲法西斯的走狗，爲抗戰國內公敵，爲全世界人民所唾棄

。而王實味却宣傳托匪的思想，並暗地為他作辯護，為他傳播。誰也知道，我們正經歷着抗戰中的空前困難。這時候更需要鞏固我們黨的統一和團結，以便團結廣大人民，戰勝困難，粉碎新的反共的高潮，最後擊敗日本法西斯強盜。而王實味却利用困難的時機，在黨內散佈悲觀失望的情緒，製造謠言，進行破壞團結的活動。誰都知道，我們的黨同千千萬萬的民衆在一起進行着長期的艱苦的革命鬥爭，在鬥爭中，我們的黨不斷的壯大了自己，日益為廣大民衆所擁護和愛戴，在革命的實際工作中，誠然不免有缺點，在幹部的思想中和工作作風中誠然不免有弱點，但這是前進中和發展中的弱點，我們有力量克服它們，並且在實際上不斷的克服它們；而王實味却利用黨的實際工作中和幹部中的某些弱點，故意地加以渲染、誇大和改造，公開地誣衊黨和咒罵黨，為敵人供給造謠誣衊的材料。為了黨的更加布爾塞維克化，為了勝利地克服當前的困難和迎接將要到來的光明，毛主席和黨中央發動了和領導着全黨整頓三風的運動，以期達到改造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團結幹部，團結全黨，提高戰鬥力的目的。而王實味却故意曲解整風運動為激烈鬥爭，造謠誣衊黨的領導，並實際的進行挑撥離間的活動，尤其在中央研究院，同志們已揭發了這種活動的無數材料。所有王實味的思想、言論和行動，都表現出他是一個毫無原則的托洛斯基份子，假如說他有什麼原則，那就是誣衊我們黨和破壞我們黨，換一句話說，就是反革命的原則。請問同志們，對王實味這類反黨的反動的行為，能夠不允許我們激起高度的義憤和進行嚴正的鬥爭麼?!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王實味的進行反黨煽動和反黨活動，是有他的一套陰險的和狠毒的手法：第一、他慣於使用一些「左」的名詞掩蓋着反動的實質，掛羊頭賣狗肉，裝腔作勢，藉以嚇唬政治經驗幼稚的人；第二、他利用青年的弱點，迎合青年中的還未改造過來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裝做青年的代言人，藉以籠絡他們；第三、他渲染和擴大黨的實際工作的弱點，造謠中傷，藉以挑撥離間黨的立場不夠堅定的同志；第四、兩面派和鑽空子，便是他的一切手法的根本特點；最後，這一套手法被揭破，原形畢露的時候，就耍流氓，企圖抵賴或博得同情（小資產階級的同情）。由於這套手法，他的反黨的煽動和活動，曾經對於小資產階級思想較多和政治經驗不足的同志，發生過一定的影響，甚至他的攻勢防

樂亦博得個別的有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感的人的同情。請問同志們，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不對王實味的言論行動，實行具體的揭發，進行嚴正的論戰，能夠暴露他的實質，肅清他的影響，提高黨內的政治警惕性嗎？

應該明白了：我對王實味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嚴正的鬥爭和論戰，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這個鬥爭和論戰有着嚴重的政治意義和教育意義。

（四）

讓我們回憶一下從動員大會到座談會的經驗，這不是沒有意義的事情。從動員大會到座談會的八十多天，是中央研究院思想論戰的一個過程，一個階段。在這階段上，我們的論戰，一般地說，是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而特殊地說，又是同王實味反黨思想及其影響的鬥爭。在動員大會的前後，我們曾經發生過的偏向是什麼呢？那些時候，曾經在兩個問題上，即整風運動方針問題和檢委組織問題的爭論上，發生了偏向。前一個問題的爭論沒有發展，爭論的主要是後一個問題。前一問題的偏向表現在把整風運動片面的了解為對付某幾個領導人；後一問題的偏向表現在否決了院務會議，關於主任為檢查當然委員的決定。這種偏向的一般性質，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這種偏向的發生，也暴露了過去教條主義教育的破產，亦指明了我們中央研究院的領導（我在內）在整風運動準備工作上的弱點，但這種偏向是自發性的，一般的說是容易克服的。

我們同志間的偏向，無疑義的同王實味的反黨思想有着根本的區別，不可相提并論，但王實味反黨的煽動（「野百合花」和動員大會上前後的煽動），曾經對偏向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因之偏向同王實味的思想又有着某些關係，這就使得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論戰帶着相當的複雜性。既要認識偏向同王實味思想的關係，又要區別它們，而問題的關鍵則在於搞清楚偏向的性質，又搞清楚王實味思想的實質，然後它們之間的關係和區別才得明瞭，偏向才易於克服，反王實味的鬥爭才可能展開，在中

宣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凱豐同志曾經婉曲地指出了偏向的存在，鼓勵了正向，又暗示了偏向同王實味的區別。從這次座談會後，曾經所發生的偏向，就開始有了轉機。雖然還有個別同志，把凱豐同志的某些語句作有利於偏向的解釋，但是大多數是向着好的方向進步。因此我們思想論戰的展開，是循着迂迴曲折的路徑漸次前進的，是把它同研究整風文件有計劃的聯繫起來才得發展的。我們同志們的偏向顯示出，必須首先整頓黨風，思想的論戰才可能正確的展開。因此除開初讀毛主席及康生同志的報告，除開「四三決定」和「改造我們的學習」外，首先學習關於黨風的文件。

「四三決定」使我們懂得整風運動的方針和立場，懂得整風運動中應該採取的態度和方法，在這個文件的討論中，特別注意到聯繫到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經驗。「改造我們的學習」，使我們初步的改變了學習態度和工作態度，「結束語」和「布化十二條」使我們初步的認識了建黨的方針和路線，「列、斯、毛論民主與紀律」使我們對黨的組織原則有了比較具體的了解，並聯繫到中央研究院極端民主傾向的檢討，而反「自由主義」及「平均主義」「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則使我們對自己的思想意識做了初步的反省。所有這些文件的研究和討論，都聯系到個人的反省，也聯系到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經驗。雖然各個人的聯系和反省的程度不盡相同，先後不一律，但由於經過集體的討論，論戰終於逐漸的展開起來，黨風文件雖還沒有看完，我們已有力量來清算初期發生過的偏向。這個清算在這次座談會上一般地完成了。

由於學習上列文件和反省的收獲，由於對偏向有了相當的認識，於是關於「政治家藝術家」和「野百合花」的研究和討論能夠熱烈地進行，在這個討論中，極大多數同志認識了王實味「錯誤」的政治性，認識了偏向同王實味思想之間的關係，一部份同志並進行了自我批評。關於王實味問題的論戰的展開，同樣經過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野百合花」是方式的錯誤呢還是立場的錯誤？」「如果立場錯誤了，是否他的動機是錯了呢？」前一個問題，在「野百合花」的討論中解答了，後一個問題則被保留下來。「政治家藝術家」和「野百合花」的討論，實際上是這次座談會上關於王實味問題的論戰方面展開的序幕。在這次座談會上，對於王實味的認識，由於許多同志揭發了他的反動行為，而逐

步深刻起來：由他的反黨的立場，進而認識到他的反黨的動機，由他的反革命的思想，進而認識到他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兩面行爲。於是一般的認識了王實味是一個兩面派和托洛斯基份子，而要求開除他的黨籍。

由於黨的文件的學習，和反省，我們自覺的和自動的克服和清算了自己在整風運動中犯過的錯誤，又自覺地和自動地揭發了王實味反革命思想和反黨活動。我們比以前更明白的了解了黨的文件的力量和學習它們的重要性。

同志們，整頓三風的運動，是有偉大的政治意義和偉大的前途的。

最後，從反王實味的鬥爭中，我以爲應該引用一個嚴肅的結論：那就是提高政治警惕性、與反對自由主義的問題。一般地說，我們的政治警覺性至少應該提高到這樣的程度，即從「政治家藝術家」和「野百合花」裏面能够嗅出王實味的反黨的立場和反黨的煽動。要拿這個尺度來測量我們的政治嗅覺時，應該說，我們差的太遠了。要提高政治嗅覺，需要政治經驗，尤需要無產階級思想的純潔性和黨的立場的堅定性。要提高政治警惕性，必須反對腐朽的自由主義。王實味利用了這種腐朽的自由主義，所以他的托洛斯基份子的言論的宣傳，背地裏進行了相當久的日子，所以他能够搜集許多捕風捉影的材料，所以他能够有計劃地去利用某些個別同志的弱點。同志們！這種自由主義是嚴重的、危險的，這是值得我們警惕，尤其是值得犯過這種自由主義的同志警惕的。

（五）

我想，這次座談會後，中央研究院同志們的學習，我們的思想論戰，應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進入更具體更深入的階段。更具體更深入也就是更提高一步。無論在研究文件方面，和反省自己方面，都應力求更具體更深入，應繼續發揚自我批評，又應該發揚相互批評。希望把我們這次座談會的精神，反映到各個研究室去，反映到各個同志的內心裏去。我們整個研究院和每一個同志應該從已經達到

了的陣地出發，繼續努力，實現中央和毛主席整風運動的方針。

假若在我們中間有着這樣的同志，他在這次運動中學習得很平常，沒有表現出自己的積極性，那末我們應該要求他和幫助他積極起來。我們的口號應該是：不讓一個同志落後，在這裏需要發揮互相幫助的精神。

也許還有這樣的同志，他明知自己有錯誤，却把它隱藏起來，沒有自我揭發的勇氣，或者把它保留下來，沒有改正的決心。對於這樣的同志，我們應該要求他，幫助他進行自我批評，我們的口號應該是：不讓一個同志保留甚至隱藏自己的錯誤；在這裏需要發揚自我批評的精神。

對於負領導責任的同志，同志們有意見時仍應該隨時提出，及時批評，尤其對於我自己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改造，希望所有的同志們多多批評和幫助。

只有如此，我們的整風運動才會有更大的成績，也一定有更大的成績。

—完—

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談會上的發言

范文瀾

剛才羅邁同志的發言（註），我完全同意。

關於王實味問題，我只有一點要補充。

王實味是個什麼人？他是個托洛斯基份子。俗話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而托匪份子陳獨秀在臨死之前，還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宣傳賣國言論的文章，這可見托匪份子連鳥獸都不如。

王實味反革命反黨的思想和活動，黨委早已就知道了，不過我們對王實味始終抱着「與人爲善」

、「治病救人」的精神，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醫治他挽救他，並希望王實味自己能誠心改過，可是王實味不了解我們這種精神，始終不肯徹底揭發自己的錯誤，多方掩飾自己的錯誤，反說我們助長了他的錯誤，（笑聲）你們看這個人混蛋不混蛋？

現在我把挽救王實味的經過情形簡單地敘述一下：

在他的「野百合花」發表以後，喬木同志曾和他談過兩次話，前後兩次信，信裏有這樣一段話：「「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的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充滿了對於領導者的敵意，並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允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份同志，即對黨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這樣明白的指出他的錯誤，而王實味到現在還認為喬木同志幫助他堅持錯誤。（笑聲）

兩個多月以來，黨委和他談話，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談過兩三次，他總是狡辯，毫不認錯。前天早晨他還對我說：「你在報上發表的文章我讀了，但是我還沒有發見我的錯誤。」

黨委又曾委托了五個同志經常和他談話，幫助他改正錯誤。他仍是不認錯，並且辱罵和他談話的同志。其他個別同志自動去和他談話的也很不少。他仍舊不反省。

半個多月來，每次座談會都希望他出席，他不肯。每次座談後都有同志把會上同志的意見告訴他，希望他反省，他也不接受。座談會又推派代表去和他談話，談了兩個整整的半天，他仍舊一味狡辯。

解放日報上曾有若干文章指出他的錯誤，他還是不反省。

毛主席曾指示我們：只要一個人，有一點點好，我們都應該與他為善。我們正是這樣，用盡了苦心去挽救王實味，希望把他從茅坑裏救出來，可是他卻想把我黨拉到茅坑裏去。（笑聲）剛才羅邁同志說，我們可以聲明：王實味還有最後的機會從反革命的茅坑裏爬出來。我同意這個聲明，並願意盡最後的努力去挽救他。

以上是我要說的第一部份。第二部份我想講一講：在這次鬥爭中，我們獲得些什麼經驗呢？我們怎樣來「懲前毖後」呢？

第一、要澈底反對自由主義。我們研究說自由主義的氣氛非常濃厚，這是極壞的現象。由於我們自由主義的氣氛太濃厚，所以聽到王實味反黨污辱黨甚至破壞黨的言論，也不及時報告組織，不和他作鬥爭。對他的「野百合花」表示同情，而對批評「野百合花」的文章不滿，認為是打落水狗。反王實味鬥爭的過程中，還有一些同志存着小資產階級的溫情心理，認為對他的鬥爭太過火。對這樣自由主義的態度，我們一定要深惡痛絕，下最大的決心改正它。

第二、要嚴格遵守紀律。我們過去對遵守紀律和信任黨上級領導的精神是不夠的。因此王實味反黨反領導者的煽動會得到一些同情。王實味在動員大會上辱罵領導者的第二天，就製造出所謂兩條路線，范文瀾路線，企圖挑撥派別鬥爭，他所以敢於提出這樣罪惡的名詞，就是乘我們組織的間隙。今後我們一定要嚴格遵守黨紀，黨的小組長要負責任，一般同志對小組長要尊重，只有這樣嚴守紀律，才能克服自由主義。在紀律的問題上，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嚴禁小廣播，嚴守秘密，平時我們聽小廣播很多，王實味許多捕風捉影的材料，都是從小廣播得來的。今後要把這些小廣播的電台打碎。（笑聲）誰聽到小廣播，誰就應該追究。誰要違犯紀律，黨要必須處分他。

第三、要提高警惕性。過去有些同志批評王實味的文章，我們有些同志還覺得過火，這說明我們政治嗅覺的鼻子傷了風，（笑聲）經過這次座談會，我們的傷風治好了，我們今後切不可再傷風。我們是做理論工作的，以後一定要鍛鍊我們的政治嗅覺，嗅到大後方的反動文章，嗅到延安有不正確言論，都應該及時批評。

第四、要切實反省。這次座談會，我們對偏向已經一般的反省了，這是一個進步。這是這次座談會的很好的收穫。但是，這是不是說每個同志都有了很好的收穫呢？那還不一定。要每個同志都能夠有很好的收穫，每個同志就必須根據這次座談會的精神，去切實反省自己，並清算自己是否或多或少受了王實味的影響，應該切實把它揭發出來，決心把它肅清。

最後，附帶說明一件事情：就是在四號那天的座談會上，王實味發言，和我們打攻勢防禦戰，很多同志激於義憤，解詰追問，粉碎了他的攻勢防禦的企圖，這是黨性很好的表現。

（註）請參看溫濟澤同志「論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論戰——從動員大會到座談會」一文。

附錄

鬥爭日記

（中央研究院座談會的日記）

溫濟澤

五月二十七日，禮拜三。

全院關於「黨的民主與紀律」的座談會，於是日上午九時半開始。

今天有十一個同志發言，大家都反省到在整風運動開始時我們所表現的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有好幾個同志說：我們在動員大會上否決了各研究室主任爲當然委員，我們把整風運動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領導方面的尾巴），這些都是極端民主化的表現。但是，也有少數同志說：主任經過選舉才能擔任檢委，這是范副院長在動員大會上同意的。因此否決主任爲當然檢委，不能說就是極端民主化傾向。——這是一個爭論的問題。

范文瀾同志發言，對於自己在領導方面採取寬大的態度，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使大家很感動。

李宇超同志，提出王實味的問題，他說：我們有偏向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與王實味同志根本不同，因爲從王實味的文章、動員大會上的發言以及動員大會後的個人活動看起來，他的錯誤是一貫的，是嚴重的，不是偶然的。另一個同志說：我們應該深刻地反省自己，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是很濃厚的，在這一點上說，我們的偏向和王實味的錯誤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不同。——這又是一個爭論問題。

五月二十八日，禮拜四。

今天座談了一個上午。

大部份的發言是關於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討論，如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的區別，民主與集中的關係等。

小部份的發言，展開了昨天李宇超同志提出來的問題的爭論：有些同志反對他對王實味底錯誤的估計，認爲在他的發言中，有「捕風捉影的說法和主觀主義的殘餘」（？）；有些同志同意他的估計，並且說：在組織上說，王實味雖然還是我們的同志，但在思想上他已成爲我們底敵人了。這兩種意見爭論，未得解決。

五卅紀念日，禮拜六。

上午，艾思奇同志傳達毛澤東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結論。

下午，繼續開會。有三個同志發言，一致認爲：從王實味在動員大會上的發言和他所寫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等文章看起來，他已經離開了黨的立場，挑撥下級與上級、政治家與藝術家等等之間的關係，與黨對立，這一點，與我們底偏向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

最後發言的是羅邁同志，他有系統地解答了同志們提出來的關於「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的一些問題，在清算過去偏向和王實味的問題上，也發表了他自己的意見。關於動員大會上的偏向問

題，他也講了。在講到王實味的問題時，他表示同意李宇超及其他同志的意見，並就「野百合花」一文加以分析，指出王實味的立場是與我們底黨相對立的，是對黨採取反對的立場的，這不單是思想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嚴重的錯誤。他的錯誤絕不能與我們的偏向相提並論。我們的偏向的產生是偶然的，是不試的。

傍晚，有一部份同志向座談會主席團提出：民主集中制問題已經討論得差不多了，希望在下次的座談會上，把王實味思想的實質更清楚的研究一下。主席團採納了這個建議。

五月三十一日，禮拜天。

常委會即發王實味在壁報上曾經發表的文章，作為研究王實味底思想的參考材料。

六月一日，禮拜一。

今天座談會的中心問題，已經從對於極端民主化偏向的清算，轉移到王實味的思想。在今天十五個同志的發言中，一大半是關於這方面的。

李實同志第三個發言：他首先報告了一個統計材料：本院研究員，在初讀「野百合花」時，有許多人對他是或多或少同情的，有些對這篇文章有反感的人，在起初也沒有看出作者立場有根本的錯誤。經過兩個月整風文件的學習，特別是經過中宣部召開的座談會：「反對自由主義」、「平均主義」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文件的討論上，關於「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兩篇文章的討論會，一步一步地，到現在大家才一致認識清楚「野百合花」一文立場和方法的錯誤的嚴重性。（思想改造是需要如何細膩的功夫啊！整風文件的學習又是多麼重要啊！）其次，報告了黨委與王實味六次談話的經過，至今王實味還沒有承認他的錯誤。最後，說明現在為了「治病救人」，必須徹底揭發王實味底錯誤，並幫他進行嚴正的思想鬥爭。

李又常、潘方、鄭鸞翔同志的發言，向大會提供出許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實味過去曾與托派有

過關係，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現在，他還常向人說：「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拉狄克是一個可愛的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蘇聯對於季諾維埃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等等。他對蘇和目前整風運動的認識也是根本錯誤的：他誣衊黨的領導機關，認為有一部份人已經腐化了；他說整風運動就是「毛主席團結正派人，反對不正派人」，他說「在本院民主的問題上羅邁同志和范文瀾同志是兩派」，他用「硬骨頭」這個名稱企圖去拉攏一部份同志，又用「軟骨頭」等尖刻的言辭去打擊另一部份同志。

末了，艾思奇同志宣讀王實味寫的反駁齊肅同志的一篇文章：「關於「野百合花」」。在這篇文章裏，他不但繼續[illegible]，而且以青年領導者自居，以現代的魯迅自居，號召青年們與他握手。在聽到後面這幾段的詞句時，會場中引起一陣一陣的帶着鄙視意味的哄笑。

在以前討論「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時，有人說：「王實味的立場是錯誤的，但動機是純潔的」。有人說：「動機是不純潔的」。這個爭論未決的問題，今天解決了，今天已經沒有一個人再說他底動機是純潔的了。王實味的思想錯誤與我們的偏向的根本區別，在今天已經明確地被暴露出來，暴露出他的一切挑撥性的言行，都是惡意地有計劃地進行的，絕不能與我們的自發性的偏向同日而語。

六月二日，禮拜二。

常委會決定：休會一天。各人自己閱讀：列寧論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魯迅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的講詞，毛澤東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結論（筆記），聯共黨史第十章第一節，斯大林選集卷二第九十三頁至九十八頁及三四六頁至三四八頁（都是關於聯共粉碎反對派陰謀的一些經驗和教訓）。——這些是我們與王實味托派思想進行鬥爭的武器。

今天上午，王實味向黨委提出退出黨的要求，他說他「個人與黨底功利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幾乎無法解決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他是一個這樣頑固的人，不願意接受黨對他的教

育，也就是上一條多麼可恥和不可救藥的頑固啊！

六月三日，禮拜三。

上午，繼續讀昨天沒有讀完的文件。

下午，繼續開會。一個同志發言說：王實味在目前邊區政治和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破壞團結和作平均主義等等的宣傳，在反對宗派主義的口號下，進行挑撥，在反對黨內黑暗與發揚民主的口號下，反對上級領導機關。這和蘇聯托派曾經用過的手法是一樣的。如果他不改正錯誤，前途是不堪設想的。還有一個同志，簡單的敘述了王實味的家庭狀況，說明王實味的思想是破落的帶着小貴族性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最後發言的是艾思奇同志，他說：王實味的立場是站在小資產階級最反動的方面，是反動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他用走私的方法，散佈托派的思想，這種思想主要的有四方面：濾傷的革命熱狂和實際上的悲觀失望情緒；對統一戰綫的消極態度；強調超階級的「人性」；對黨內鬥爭的派別的看法。他的手法是很巧妙的！他會利用漂亮的偽裝（利用「反對宗派主義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反對半截的馬克思主義」等口號作偽裝）；他會用挑撥性的文字和語言；他企圖利用青年反對老幹部，利用下級反對上級，利用藝術家反對政治家等等。最後，艾思奇同志說：在目前思想鬥爭中，我們所得到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就是要認真精讀二十二個文件，改造我們自己的思想意識，增強我們在政治上的敏感性，把我們的思想武裝起來。

散會後，大家紛紛議論着王實味要求退出黨的事情。在晚間，有幾個同志去找王實味談話，為着繼續挽救他。

六月四日，禮拜四。

今天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來旁聽的人很多，大禮堂的窗台上也坐滿了人。開會的鈴聲響了，幾百雙眼睛發出來的視綫，射在從左面大門走進來的王實味底身上。今天是王實味第一次出席我們的座

談會。

在李宇超和潘方兩個同志發言之後，輪到王實味發言了。他低沉地說：「我鄭重的撤消我前天在變態心理下對黨提出來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兩個朋友底『愛』感動了我」。

「你底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愛』決定的嗎？」一個同志向他提出了質問。

「我今天認為超階級的『愛』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說：「剛才李宇超同志說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過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們看我在『中國文化』上寫的關於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統一戰線的立場站得很穩……那裏會有托派思想？」

「你不應該說謊！你是否曾和我談到托派問題的，你對現在還認為蘇聯有托派，說蘇聯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幫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個同志起來質問。

「你也對我說過同樣的話。」又一個同志起來質問。

「我說過的話我一定承認。是的，我說過：我對托派進行小組織活動，反對斯大林，我是很痛恨的。現在看到他們與聯共團結在一起反對法西斯（？），我又很感動」。

「你根據什麼事實說蘇聯還有托匪？說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個質問。

在王實味接下去的發言中，他承認他在一九二九年，開始與托派來往，替托派翻譯過「列寧遺囑」（被托洛斯基改過的），「托洛茨基自傳」同第，還在托派刊物上發表過小說。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他還與托派陳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通過信。一直到今天他與托派分子仍念念不忘，仍覺得他們的「人性」是好的。

「……我認為托派對立三路線的批評是正確的。（「胡說！」）……我看到了「八一三宣言」，覺得還和托派同志們的主張差不多。（「胡說！」）……看到魯迅答托派書，我才站在統一戰線的立場上來。」

大家對於他這種毫不承認錯誤的態度和公開宣傳托匪理論的行為，非常憤怒，要求主席團制止他東扯西拉的發言，要他明確地答覆問題。

「你寫什麼[illegible]不[illegible]……你以前說過的。」一個同

志起來問。

「六[illegible]……」[illegible]些人[illegible]敵人爭取過[illegible]的。斯大林的[illegible]了。」

對於[illegible]……」[illegible]起[illegible]對[illegible]」。兩[illegible]

「[illegible]托派[illegible]……和

「我[illegible]……

辯論中，神經戰[illegible]意見，[illegible]

，我才把我與托派的關係[illegible]

的[illegible]說到黨[illegible]大黨[illegible]主席團制止[illegible]

，在「我要求王實味[illegible]……[illegible]二次代表大會前對於蘇聯[illegible]

民問題的觀點[illegible]究竟應該由誰

實味同志[illegible]……是王實味[illegible]

王實味表示仍然「[illegible]」[illegible]觀點不對，為什麼你們不早教育我

辯論」。

「這些問題你向黨[illegible]而你偏要到處亂講？

」

王實味依舊回答[illegible]。

休會的時候[illegible]……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別的人，[illegible]

會[illegible]得怎樣好[illegible]，亂講[illegible]土[illegible]

下午[illegible]一〇六[illegible]八[illegible]

在下午[illegible]托派[illegible]

下[illegible]王實味[illegible]自己[illegible]

了解王實味對自己錯誤的認識與態度，大會公推了三個代表，在會後去和他談話。

休會的時候，主席團宣佈休會兩天，各人自己閱讀：斯大林選集卷二第八十五頁至一五六頁（和反對派鬥爭的問題），卷三第一〇一頁至一〇六頁（關於列寧遺囑問題），八七會議宣言，及十六年時代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示信等。爲着進一步粉碎王實味所「保留」的在各種具體問題上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我們需要這些武器。

六月八日 禮拜一

從早晨七點鐘起，就不斷地像潮水一樣地湧來了一千多個旁聽者。他們來自七十幾個機關（學校在內）。

大家擁擠在主席台，坐在操場（臨時的會場）上。當主席團宣佈「座談會繼續開會」的時候，同志們不禁好笑起來。——從來也沒見過這樣盛大的座談會！

爲着使到會者都能了解座談會的內容，主席團首先簡單的報告了兩個禮拜以來開會的經過。接着，李又然和潘芳兩同志發言，又較有系統的敘述了：王實味底托派思想，他與托派的歷史關係，對黨的錯誤看法與對整風運動的錯誤的了解，及其在整風運動中的活動等等。

中午休會的時候，主席團決定：下午請各機關各學校選派代表來參加座談會（不然，一千多人的座談會，是沒有辦法開得好的）。

下午，繼續開會。主席團宣佈：來賓也有發言權。

有些同志提供出一些新的材料，關於王實味日常爲人的材料。這些材料證實在王實味的靈魂裏，真不知有多少「包膿裹血」的「黑暗和骯髒的」東西呵！

六月九日 禮拜二

在今天的座談會上，有兩次很精彩的發言：陳伯達同志的和艾青同志的。

陳伯達同志首先批評王實味「民族形式」一文所稱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將[illegible]在馬列學院編譯部和研究院生活中的一些自私自利的卑鄙的行為，他說：像這樣的人絕不是「硬骨頭」，他正像水裏的螞蝗一樣，是沒有骨頭的東西！這樣的人也絕不「偉大」，他正藐小得像一個自給子，這自給子悄悄從紗窗飛進來咬人，是必須嚴防的！

又有同志說：王實味的文章充滿陰森氣，當我讀它的時候，就像走進城隍廟一樣。王實味常常的嚴格地卑下的。……他把延安描寫成一團黑暗，他把政治家與藝術家、老幹部與新幹部對立起來，挑撥他們之間的關係，這種立場是反動的，這種手段是毒辣的。這樣的「人」，實在夠不上「人」這個稱號，更不應該稱他為「同志」！

有一個同志的發言，引起劇烈的爭論。在他的發言中說：王實味在思想上是托派，這已經肯定了，但是我們還不能肯定地說他在組織上有什麼問題。這種意見受到六七個同志的反駁，大家認為：王實味的錯誤，絕不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問題，而且也是組織上的問題。——王實味錯誤的嚴重性，大家已經有了一致的明確的認識。

六月十日，禮拜三。

上午，劉如心同志對王實味思想作了有系統的分析和批判。首先，指出王實味的思想體系要點：一個是「人性」論，這是他的人生哲學，思想基礎；一個是「蛻化」論，這是他反黨的思想武器；一個是極端民主主義與平均主義，這是與前兩者密切聯系着的。其次，分析王實味的活動方法：是以「左」的面貌出現的；是利用青年的弱點來夠削青年的；是挑撥離間的；是兩面派的。並且從他的歷史上看，證明他的思想與活動是一貫的，不是偶然的。再次，批判了王實味的托派思想（如蘇聯清黨問題，列寧遺囑問題，國民會議問題，立三路線問題，爭取托派份子問題等等），及其對黨的錯誤認識（如無產階級政黨與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區別，功利主義，黨員與黨的關係等問題）。最後，號召大家鞏固團結，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徹底粉碎王實味底托派思想及其影響。

[illegible]

。這次[illegible]王實味[illegible]問題[illegible]

王實味[illegible]

。還有[illegible]相繼發言。[illegible]

[illegible]

今天到會的[illegible]

場十個發言的人是丁玲、周揚，她批評了托派份子王實味對延安文藝界的侮辱，最後[illegible]

有感」作了一番自我批評。

繼起發言的是[illegible]同志，他講了五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說明：兩個星期以來的論戰，一方面清算了過去的偏向，[illegible]方面[illegible]揭發了王實味的[illegible]思想和反黨的行為，大家在政治上，在思想上[illegible]的原則和[illegible]上[illegible]一步[illegible]這是[illegible]的巨大的[illegible]

[illegible]

說明：[illegible]和論戰，不僅有[illegible]教育意義，而且[illegible]

中，王實味[illegible]思想、反黨[illegible]及其斷[illegible]的影響，是[illegible]

和王實味[illegible]有關系[illegible]又是有區別的，[illegible]克服偏向，[illegible]

[illegible]總結清楚王實味思想的實質。八十多天以來，大家在[illegible]的過程中[illegible]

對[illegible]的道路，才使得我們能夠有這次座談會的收獲。這是我們比以前更明白的了解了

、[illegible]文件[illegible]學習整風文件的重要性。第五個問題，提出幾點希望：希望今後在[illegible]方面和[illegible]，更深入[illegible]鑽研，多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希望沒有[illegible]進行自我批評的同志，[illegible]一個同志[illegible]自己的錯誤，最後，希望同志們[illegible]，在[illegible]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改造，多多批評。

最後一個[illegible]是[illegible]文瀾[illegible]。他說：「王實味是個什麼人？在這個[illegible]以下的評價：他[illegible]，[illegible]王實味的[illegible]，黨員早已應知道了。我們始終抱着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態度去[illegible]，[illegible]而且寫信批評過他，黨委和他談話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談過兩三次，黨委又委託五個同志經常去幫助他，別的同志在口頭在文字上批評他的也很不少，可是他始終不肯虛心，我們用盡苦心，想把他從泥坑裏救出來，可是他卻想把我們拉到泥坑裏去，這實在[illegible]此理！我們可以聲明：王實味還有最後的機會從反革命的泥坑裏爬出來。第二部份，根據這次[illegible]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今後大家應該注意的幾點：下決心徹底反對自由主義，遵守紀律，嚴禁小廣播，提高政治警惕性，更好的去讀文件，更切實的反省自己。」[illegible]

范文瀾同志講完了話，全場熱烈地鼓掌。在熱烈的勝利的掌聲中，主席團宣佈了這次座談會的結束。

野百合花

實味

前記

在河邊獨步時，一位同志腳上的舊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樣棉鞋的李芬同志——[illegible]

愛[illegible]

覺，想起她，心臟就顫慄動一下。照例我感到血液循環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一九二六年班的學生，同年入黨，一九二八年犧牲於他的故鄉——湖南寶慶。他的死不是由於被捕，而是被她的親舅父綁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底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臨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綫上下密密縫在一起，因為，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產黨員被槍決以後，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姦屍！這又說明舊中國是怎樣一個兇暴、齷齪、骯髒、黑暗的社會！每當我想起李芬，我的血管裏便一直燃燒着最狂烈的愛與憎恨。每一想到她，我就聯想到那純潔的女戰士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由自己的親舅父綁送去從容就義！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臟震動，血液循環得更有力！（在這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罷，每一分鐘中都有我們最親愛的同志在流着血——似乎也不太和諧！）

為了民族底利益，我們並不願再算階級仇恨的舊賬，我們是真正大公無私的。我們甚至盡一切力量拖曳着舊中國底代表者同我們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過程中，舊中國底骯髒污穢也就沾染了我們自己，散佈細菌，傳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從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戰鬥的力量。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決心要寫一些雜文，野百合花就是他們的總題名。這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用以獻給那聖潔的影子；其次，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着鱗狀球莖，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不是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未知確否。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　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裏裝得有些不舒服。為什麼呢？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

還有人會闡答說：延安的男女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點，要有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說他們不起勁，甚至肚子裏裝滿不舒服，就是為了這些問題不能圓滿解決，我不敢輕於附和。

那麼，我們生活裏到底缺少什麼呢？下面一段談話可能透露出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路黑，前面有兩個青年女同志在低聲而興奮地談着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就放輕腳步凝神諦聽着：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的××同志還不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些人連起碼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擺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就如法泡製。我們的科長，××，對上是畢恭必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一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就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沉默了一會。我一方面佩服[illegible]尖利，一方面[illegible]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illegible]太多了，[illegible]叫人[illegible]。[illegible]，他只[illegible]」

「[illegible]」，「溫暖、關懷、愛護，都不[illegible]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這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實在太少了。」

「呀，一點也不錯！他看到人沒有一點愛，別人自然一點也不愛他。要是做群衆工作非垮台不可……」

他們還繼續任意與盡地談論，因爲要分路，我只聽到這裏爲止，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怨氣」也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

我們生活裏到底缺少什麼呢？鏡子裏看罷。

二 關於「碰壁」

在本報「青年之頁」第十二期上，讀到一位同志的題目爲「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兩段原文：

「一位從大後方來的一位青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騷滿腹，到處發洩的情形，很不客氣地說：『這算得什麼！我們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氣呀！……』

「他們講的對的。延安雖也有着令人生氣的『碰壁』，但[illegible]加大意的事罷。」但是在一個[illegible]碰壁多少[illegible]的[illegible]微乎其微，算不得什麼的。但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學校[illegible]出來的，就[illegible]了。家庭出來，[illegible]脫離大人，受到[illegible]他們細膩的人生[illegible]單純和美麗的情緒，所碰到的醜惡和陰暗，生活上[illegible]小小的風浪就要叫嚷，感覺從來未有過的不安。」

[illegible]我不知道作者這位「青年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我認爲他底選擇知足者長樂的大後方哲學[illegible]所謂「碰壁」，[illegible]。青年[illegible]可貴，在於他們純潔、熱情、勇敢，他們充滿着生命底新鮮的[illegible]。別人沒有感覺到黑暗，他們先感覺了；別人沒有看到的醜惡，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illegible]地說出。因此，他們常見多一些[illegible]，不[illegible]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illegible]得不够冷靜，[illegible]他們所[illegible]的[illegible]「不安」的現象的[illegible]。

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合理地（注意：合理的！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囂」。）消除這些現象底根源。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的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麼」，這樣並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的一點。

當然，青年常表現不冷靜、不沉着。這似乎是「雜燉」作者底主題。但青年如果個個都是「少年老成」起來，那世界該有多麼寂寞呀！其實，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了。前文所引那兩位女同志底「牢騷」，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我們不但不應該討厭這種「牢騷」，而且應該把它當作鏡子照一照自己。

說延安「學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着人生……」我認為這多少有些主觀主義。延安青年雖然大多數是「學生出身」，「入世未深」沒有「嘗夠人生冷暖」，但他們也絕大多數是從各種不同的痛苦鬥爭道路走到延安來的，過去生活不見得有那樣多的「愛和熱」；相反他們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陣營裏來追求「愛和熱」的。依「雜燉」作者底看法，彷彿延安青年都是嬌生慣養。或許因為沒有糖菓吃就發起「牢騷」來。至於「醜惡和冷淡」，對於他們也並不是「陌生」；正因為認識了「醜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醜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都儘管提」，我希望這樣的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

「我們底陣營存在於黑暗的舊社會裏，因此其中也有黑暗，這是有必然性的。」對呀，這是「馬

克斯主義」。然而，這只是半截馬克斯主義，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截，却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們忘記了。這後半截應該是：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我們就必須要以戰鬥的布爾塞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的產生，削減黑暗底滋長，最大限度地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裏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師」們不惟不曾強調這一點，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他們又指出「必然性」就睡覺去了。

其實，不僅睡覺而已。在「必然性」底藉口之下，「大師」們對自己也就很寬容了。他們在睡夢中對自己溫情地說：同志，你也是從舊社會裏出來的呀，你靈魂中有一點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別臉紅罷。

於是，我們在那兒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爲「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底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麼安心罷。

與此相關？還有一種叫做「小事情」的「理論」。你批評他，他說你不應該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底個×，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在人們心裏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聽說，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底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本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但連稚弱的小鬼都確實會有瘋狂的，則大人之瘋狂，恐

怕也不是不會有的。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麼「健康」，但自信還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須要我來做八股，因爲，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夫（我不敢寫「炊事員」，因我覺得這有些諷刺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底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炊事員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爲他實際存在着。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爲都有商量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憊的軀體支撐着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償」和「享受」；相反，負責任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級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有太差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們閉嘴。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兩餐稀飯（在是否問到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爲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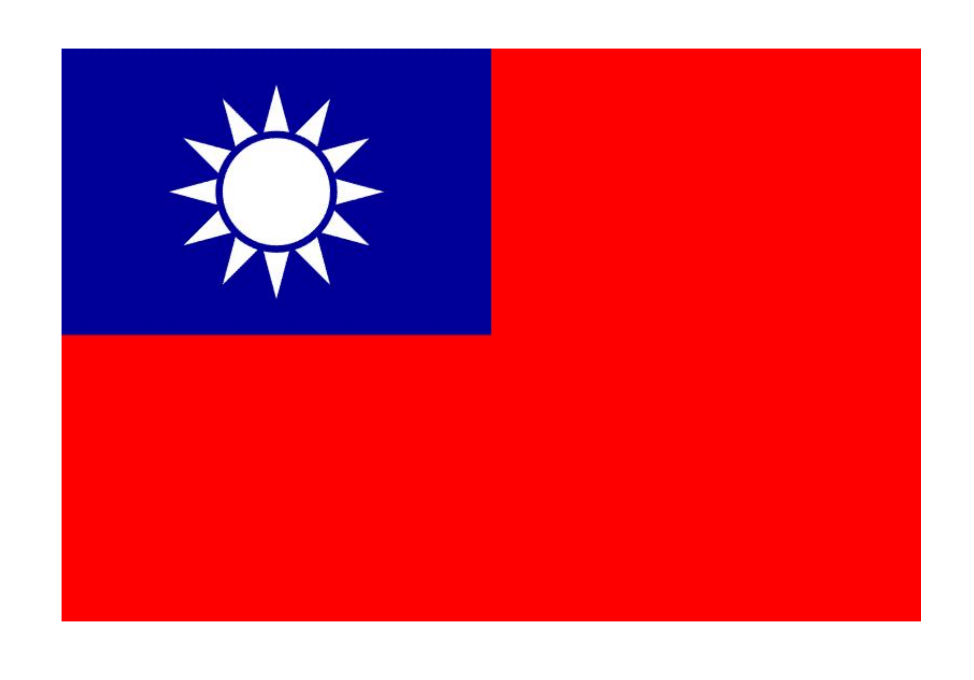


必要不合理的「客氣」，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就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靜候批判。 三月十七日

論王實味的思想意識

著者　范文瀾等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貳元
一九四三年八月出版
（初版一——三〇〇〇）



更多好書:

http://mybooooks.googlepages.com